27
6

日講四書解義

下論

Фонд редких книг и рукописей

НАУЧ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論語下之三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此一章書。見聖人不敗道以苟容。不因窮而失志也。昔孔子在衛靈公以戰陣之道問

日講論語義卷之十一

於孔子。孔子對曰。吾自少學禮。其
豆之事。則嘗聞其說矣。若夫軍旅之事。則固
未之學也。夫以孔子之聖。文事武備。宜無所
不知。蓋以衛靈公不留心於治國之道。而汲
汲以兵戎之事爲問。則其不足與有爲。可知。
是以孔子不對。而明日遂行焉。此聖人之見
幾而作也。既去衛而適陳。在陳國時。糧食斷
絕。從者饑餓而病。莫能興起。子路慍怒見
於孔子曰。君子之人。亦有時而窮困若此乎。

孔子曰。窮通得喪。繫於所遇。君子蓋亦有窮時也。但君子則能以義命自安。而固守其窮。小人一遇困窮。則不能堅忍順受。而無所不至矣。此聖人之處困而亨也。孔子大聖人也。乃時君既不能行其道。又不能接以禮。致使一去於衛。一厄於陳。遭遇之窮困如此。則春秋之世運尚可問耶。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此一章書言學貴乎知要也子貢之學多而
能識矣而尚未能悟故孔子呼而問之曰賜也汝見我於道之本原
所不知將謂我是多學而識之者故能如此乎子貢對曰以賜觀於夫子誠多學而
識之者也抑別有切要與貫方信忽疑之所在而無事於此者
進道有機故孔子因而告之曰我非多學而識之者蓋天下事物雖多其理則一惟明

乎理之原。則自能盡乎事物之變。我於天下事物之理。無不周知者。惟一以貫之而已可見學問之道。以明理爲要。而後世學者率皆用力於記誦辭章。以誇多鬬靡。故以王道論之。則無用。此皆逐末務外。而不知本實之過也。所以爲學圖治必在知本。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欲學者求自得也。孔子呼

子路而告之曰。義理之得於心者。謂之德。非實有是德者。不能知其意味之眞也。今之人知德者鮮矣。然則欲知德者。其惟躬行實體而求其自得於心矣乎。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帝治之盛也。孔子曰。自古人君致治者多矣。然皆不能無所作爲而治天下。自治者其舜無所作爲也與。

蓋舜承堯之後。禮樂法慶。皆已具備。在廷諸臣。如九官十二牧。文皆有賢聖之才。以分在之所以爲舜者。但見其率由而不改其舊。分命而不過乖衣拱手。端居南面。穆穆然著其敬德之容而已。蓋尸其功。夫何所作爲哉。不過舜之德盛。故其化神。然其所以能然者。以其紹堯得人也。可見爲人君者。必有法祖之心。而後可以遵先王之法。必有求賢之誠。而後可以享任人之逸。試取所謂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與所謂恭己無爲云者。合而觀之。
而後知古帝之以君道立人極者。誠度越乎
千古也。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
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子張書諸紳。

此一章。見立誠爲制行之本也。子張問人
必如何。然後在在皆可通行而無礙乎。孔子

曰人唯至誠乃能感物。誠使所言者皆發於衷。符於事。而忠信焉。所行者皆無浮薄無放肆。而篤敬焉。則雖蠻貊之邦。素不相知者一誠之孚。無所不格。亦可以行之而無礙矣。若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則虛僞輕薄之人也。雖州里之近。其可以行乎哉。然此忠信篤敬非他。乃吾心之誠也。吾心之誠本有烱然不容自欺。昭然不可自昧者。必也時時刻刻警覺提撕。如立在此處。則見此忠信篤敬參於吾

之前。或在車上。則見此忠信篤敬。倚於車之衡。蓋惟其存之也密。故心目之間。如或見之。若此則誠積於心。發於言行之際。以至動天地格鬼神無所不可。又何不行之有哉。子張問孔子之言即書於大帶之上。蓋欲時時接於目而省於心也。其佩教誠切矣。夫存誠爲要。而存誠以省察爲先。念慮之微。以達於言行之際。則眞意感孚。表裏通貫。雖豚魚可格。而況

於人乎。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君子誠之爲貴矣。邦無道如矢。邦有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贊衞大夫以風有位也。史魚之爲人也。蓋人固有自守以正。而時異勢殊。或不能不委曲以隨俗者。惟史魚當邦家無道之時。卽當邦家有道之時。

亦危言危行。如矢之直。是乃忠鯁性成。有死無二者也。豈不可爲直乎。君子哉蘧伯玉之爲人也。則其出處進退之際。必有不能盡當於理者。惟蘧伯玉之爲人德有未成。則當邦家有道。止而仕焉。以君子道長之時也。彼則出而仕焉。以行其志。當邦家無道。君子道消之時也。彼卷而懷之。以善其身。因時合理。豈不可爲君子乎。夫人品不同。故臣節有此二者。爲國家者。上之當求出處合義之人。其

次則骨鯁直行之士。亦不可少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此一章書。見言語當因人而發也。孔子曰。人之品詣不能盡同。而我之語默貴當其可。有如其人。造詣精深。事理通達。是可與言之人也。而我乃不與之言。則是無知人之識。或造詣未到。是不知人也。而我乃強與之言。則是輕於

發言豈非失言乎。惟智者窮理知人權衡素定。故可與言則言。不可與言則不言。亦不至失言也。夫言者。君子所賴以開導乎人者也。必以誠而能動。亦必以明而能審。明以審之。則發皆中節。誠以動之。則聞者格心。卽至於臣子之感悟君父。亦莫不由乎此。

故不可不謹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此一章書。是言仁爲固有之良。不可以生死

利害而變其也。孔子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然事有適遭其變者。貪生畏死。則失其本心之安。故有志之士。與夫成德之人。當義理與軀命不可兩全之際。斷不苟免。以害吾之仁。寧可致命遂志。以成吾之仁。蓋仁爲人立命之根。全之則雖死猶生。失之則雖生猶死也。然求仁必先於去欲。無欲則身命猶可舍。而況於富貴功名之末乎。彼蓋自求其心之安。故利有所不計。而患有所不避也。國家

欲得臨大節而不可奪之人。必於淡泊寧靜之中求之。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此一章書。是言爲仁在於親師取友也。子貢問爲仁之道當如何。孔子曰。爲仁固是一己之事。亦必有所資助而後成。譬如百工技藝之人。將欲精善其所爲之事。必先磨利其器。是則百工亦有所資。況於爲仁者乎。

是以君子居是邦也。於大夫之賢者。則必尊其所居。而友其士之仁者。則此心有所嚴憚而不敢放肆矣。於禮以事之。則此心有所觀感。而不至怠惰矣。於仁不於是成乎。夫成仁之道。不獨學者有資於師友而已也。人主一日之間。親賢士大夫之時多。相與講磨道義。熏陶氣質。則聖心日純。聖德日進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此一章書。是論王道而歸之愼獨。善然後無爲邦之弊。故以正朔論之。則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道必斟酌盡善。然後無弊。故以正朔論之。則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三代不同也。然欽昊天。所以授民時。建寅。則於民事爲切。故必行夏之時焉。車輅之制不同。然輅本宜質也。殷之大輅。質而得中。故必乘殷之輅焉。冠冕之制不同。然冕宜華也。周之冕。文而得中。故必服周之冕焉。則文

音容。代各不同。然樂以象德。有虞之大韶之樂最隆。故樂必用韶舞焉。此皆禮樂法度。斟酌盡善之道也。然而心術之間。尤不可以不謹。如鄭國之聲。則宜放棄之。人。則宜遠絕之。蓋鄭國之聲。淫聲也。不放。則蕩人心矣。邪佞之人。傾側危殆。不遠。則覆邦家矣。可見王道之要歸。在於謹獨。必使主志清明。君德純粹。不雜邪佞。然後可以損益百王。而立無弊之道。孔子告顏淵

之言。誠萬世帝王之法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此一章書。言人當思患預防也。孔子曰。天下
之事變無常。事機無定。人不可安於其近而
忽乎其遠。如几席之間。目前之事。近也。四海
之隔萬世之遙遠也。然人慮不周。於四海。則
患即伏於几席之間。計不及於萬年。則禍即
藏於目前之地。何則。事雖未形。幾則已動。見
幾而預爲之謀。則永無患。不然。則憂至無

日也。古之帝王。不下堂階而周知天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能爲遠慮者也。然所以能爲遠慮。必由於見幾之明。欲其見幾之明。又必由於窮理致知。清心寡欲。察乎天命之難保。是以朝乾夕惕。戰戰兢兢。雖欲不思患預防而不可得也。

聖人之言。垂戒遠矣。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切望人之好德也。孔子每

以好德始望人至此復歎曰今人於己之德或
始作而終輟於人之德或外慕而內疎好之
極其誠而如好色者已矣乎吾終不得見其
人矣孔子言此蓋深有待望於天下而反爲絕
望之辭以儆之也先儒有云惟其深後喻是以
篤好故大學言誠意欲其好善如好色而
必先之以格物致知苟能於德之在己者究
其當然而進脩不懈於
未而向慕無已知之既深則好之自篤故世

之好德者少。以知德者鮮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責臧文仲之蔽賢也。臧文仲。魯國執政之卿。柳下惠。魯國賢大夫。爲士師者。孔子曰。爵位以待賢才。乃朝廷之公器。非一人所得私也。故唐虞之臣。更相汲引。不爲標榜。即至春秋時。齊鮑叔薦管仲。鄭子皮薦子產。度德

量才而居人下。皆從國家起見。不私其身。若
我魯臧文仲。其盜竊爵位而陰據之者與。何
也。君子居位。不但自求稱職。又當與天下之
賢才共襄國事。乃文仲明知柳下惠是有德
賢人。不肯舉之共立於公朝。蓋恐柳下惠進
用。形己之短而奪其位也。揆諸以人事君之
義。豈是如此。非竊位而何。蓋孔子此言。所以
深警後世人臣。當以薦賢爲務。蔽賢爲戒。而
爲人君者。亦宜如古之帝王。使進賢者蒙上

賞。蔽賢者受顯罰。則才俊充庭。而國家又安矣。孔子贊公叔文子。而論議臧文仲。誠以薦賢爲國。大臣之道當然。乃後世媚嫉者多。而休容者絕少。此治道之所以不古與。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此一章書。是孔子言遠怨之道也。孔子曰。世人怠於自脩而又畏人之好脩。故其責己也常輕。其責人也常重。此所以致人之怨惡也。誠能於己身之過。痛自咎責。不冐輕怨。於他人

之過。雖亦竭誠規正。卻不失之太苛。厚於責己。則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人主誠欲聖之意。雖非有意違怨。而人自然無怨矣。古之成湯檢身。若有不慊。薄於責人。則人有樂從德日新。人情悅服。曷可不以此爲法。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愼思也。孔子曰。天下凡事皆有義理。必熟思之。而其義始精。必審

處之而其理始當使裁度心口相語曰於臨事之時不能反覆何是不能熟思而審處之矣此等人率意妄行是非利害有所不顧雖與之言必不見信吾且奈之何哉是以古之君子窮其理於無事之先察其幾於有事之際虞書所謂惟幾惟康商書所謂惟事之厥謀國者其以動動惟厥時者此也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此一章書是言損友之爲害也孔子曰君子講學以輔仁然後道明德立有規過長善之功無善言之呆便佞之患若與衆人羣聚而居至於終日不道詩書而惟以游談謔浪爲相親語不及道義而惟以挾數任術爲能事如此則放僻邪侈之心滋長於中行險僥倖之機習熟於外欲求入德而免於患害豈不難矣哉古之聖王處士於庠序以師儒之官庠去儉邪不使見惡行

故其教不肅而成。其學不勞而能。而無上習
不端之患也。不然。子衿佻達。言偽行堅。日中
於土習而莫之救。風俗日漓。人才日壞。其所
關繫。寧淺鮮耶。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
成之。君子哉。

此一章書。見成德之人。乃可以成天下之務
也。孔子曰。天下之務。有當然之理。有自然之
勢。苟識見不定。涵養未能期於盡善也。

所以一人而具天下之謀。一日而存百世之慮。其擇善定見爲何如者。而可參之行之乎。惟要諸義以爲質幹。義之中。自有不可參之節文焉。禮以行之。又未可自是而輕物也。義之中。自有不可少之謙謹讓焉。孫以出之。且未可矯於始而怠於終也。義之中。自有眞實而堅忍之志焉。信以成之。夫旣義以爲質。原未嘗有輕於圖功之心。而又無衆美兼備。卉非徒存好義之名。以此處

事。何事不宜。以此濟人。何人不賴。非成德之
君子。烏能如此哉。有經世宰物之責者。當以
是爲法矣。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此一章者。見君子爲己之學也。孔子曰。今之
學者。每以人不己知爲病。君子則不然。其所
病者。惟是道德無所成。才器無所取。庸碌無
能。斯爲切身之患耳。至於人不己知。何尤。君子不以爲病也。蓋自脩之道
與於人何尤。君子不以爲病也。蓋自脩之道

原貴實不貴名。有能而求知於人。其心術已壞。況無能而求人之知。其爲虛僞可勝道哉。

君子反求諸己。唯務闇脩。而誠中形外。則終有不可揜者。故學問以求實爲要。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名爲教也。孔子曰。君子爲己之學。初非有意於名也。然名者實之賓。未有道明德立。而名譽不彰於天下者。若自少至老盡一生而不見稱於人。則其無爲善

之實可知。此君子之所疾也君子非疾其無名也。乃疾其無致名之實耳。蓋三代而後惟恐不好名。好名而後自脩。人之常情也。聖賢維世之意帝王御世之權。豈外乎此哉。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此一章書見君子小人之不同也。孔子曰人必有所用其心。而品節分焉。君子學問闇脩之功。惟求

自慊於心。卽獲上信友之事。必不由他途而進。蓋兢兢然恐闕失在己。而未嘗自寬也。若小人凡事妄求諸人。德不加脩。而違道以干譽。情偶有拂。而任私以推怨。蓋戚戚焉責備於人。而未嘗自反也。夫求諸己。則可以成物。求諸人。適足以喪己。均一求也。而君子小人懸殊如此。衡品者其不可以不致辨也與。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持己處衆之得宜也。孔

子曰。人之立品尚嚴毅者最不易得。
視太高。責人太詳。每至於乖戾而不覺也。君
子則但以禮法自持。惟恐一言一動之偶詭
於正。可謂矜矣。而未嘗以氣陵人。何嘗以量能休容者最不易得。然或自
人之度量能休容者。最不易得。然或自
務贍徇爲心。每至於阿私而不覺也。君子則
但以寬厚待人。惟期天下國家之共躋於道。
可謂羣而未嘗以情徇物。何黨之有。蓋矜
易隣於爭。羣易流於黨。唯君子性情與學問交

底於至。所以各得其正而無弊。天下所以賴有君子也。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此一章書見君子之聽言審而取善弘也。孔子曰。君子之聽人議天下事者係乎天下事者存乎言。使人與言兼善豈非君子之至願哉。而不能盡然也。其言雖有可采而其人尚未可信。若以敷奏之工。即加以車服之庸。則大下之飾言以求進者多矣。君子則但取其言而已。

不以言舉人。其人雖無足錄而其言則確有可聽。若以狂瞽之名棄任其嘉言之伏。則天下之飾貌以求容者多矣。君子則姑置其人而已。不以人廢言。總之君子操用舍進退之權。全無私意存乎其間。爲天下得人。不妨寬於論過。所以師於責實。爲天下求言。不妨壅蔽譏成風也與。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一章書。是示人以守約之學也。子貢問曰。
天下之理雖無窮。必擇其要而後可守。有一
言之微。爲衆理所不能外。而可以終身奉行
者乎。孔子曰。理莫備於一心。執要者亦在乎
推心而已。欲求終身可行。其必恕乎。恕者以己之心。度人之
心。己所不欲。勿以施之於人。不求人之合而祗求自心
之安。此卽所謂約而可守者。寧不可以終身
行之乎。可見聖賢學問。先戒偏私。帝王功用。

首重絜矩。誠以恕之
爲公之世也。豈僅勉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
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
此一章書。見聖人無
者。天下之公也。毀譽者。一人之私也。吾之於
人也。非不稱人之惡。然人之惡如是。而吾之
稱之也。亦如是。未嘗過其實也。於誰而毀乎。
非不揚人之善。然人之善如是。而吾之揚之

也亦如是未嘗浮於眞也於誰而舉乎夫毁
固不免於刻薄而舉或子不失爲忠厚然卽有
所舉者亦必有所試驗而非妄爲誇許務使
當之者無愧聞之者見信爾舉且不敢輕易
又何況於毁乎凡此者非吾之私心也正以
斯民既稟天理之公又被先王教化之澤
是則公非一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吾焉能枉其是非之實而容私意於其間哉
蓋天下有善惡自不能無好惡然好

反不足以爲懲爲勸。不
大公至正也。以此而操賞罰之權。何古道之
不可復乎哉。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
亡矣夫。

此一章書。見聖人革薄從忠之思也。孔子曰。
世道之污隆。人心爲之變。有曰
異而歲不同者。試擧一二事觀之。方我生之
初。古道猶存。爲史官者。或聞見未真。考據未

確。卽闕之而傳疑焉。未嘗任私意爲筆削也。

有馬者。或彼此相假。有無相通。卽借人而共乘焉。未嘗挾所有以驕吝也。乃今則不然。果

於自用者。不求是非之眞。專於自私者。畧無

公溥之意。吾不意人心風俗之遽至於是也。

蓋運會之日降。由於教化之不明。有世道之

責者。可不思所以挽救之哉。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此一章書。是聖人示人以聽言處事之法也。

孔子曰。凡言之有理者。不過平正切實而已。乃有巧言美以取悅。或爲輒新奇以驚世。若誤聽之。必至是非顛倒。眞僞混淆。適足以亂德而已。至於謀大事者。必有忍其乃有濟。乃或以小利而輕動。以小害而輒阻。而不少忍焉。則不世之功或敗於一朝之忿。非常之患或牽於姑息之私。適足以亂大謀而已。然則有天下國家者。衆言當前。取舍動關主術。萬幾在御。鞏笑卽繫國謀。苟非至明至

斷烏能肆應咸宜哉。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人以好惡之眞。會者正

曰好善惡惡者人之情也。而偏私附合。皆惡之矣。夫何惡之

復不少。乃有人焉。衆人皆惡之。必察焉。見其眞有可惡方可同

之多也。苟非大奸巨慝。能進而溷察焉。見其眞有可好。方可

惡不然。何敢從衆而蔽善也。有人焉。衆人皆

好之矣。夫何好之之多也。苟非眞才實學之

士。卽或沽名釣譽之流。必進而深察焉。見其確有可好。方可同好。不然。何嫌違衆而市恩也。蓋衆論偶然相符。惟公論久而後定。於此加察。則孤立者不患乎無助。而朋比者難逃於洞觀。人才之消長。悉關於此。可不愼哉。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此一章書。是孔子勉人任道也。孔子曰。道之大原雖出於天。而道之實理。則備乎人。人之求道者往往謂我能是。亦足矣。不知人力

不至而道體亦狹由第理盡性以至於參贊位育雖道之量固然而實人之功爲之也人能弘道豈道之自能弘人哉總之私欲未盡則本體不完功用未全則德量有缺有斯道之任者甚不可自諉以負上天賦畀之意也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此一章書是聖人望人改過也孔子曰凡人日用之間不能無一言之差一事之失若覺而即悔悔而即改尚安得謂之過耶惟夫過

而不改。或跡未顯而倖人之可欺。或事已彰而遂非以自飾。因循畏憚。究不自新。則無心之差。反成怙終之失。偶爾之誤。遂貽生平之九。是乃謂之過矣。豈不可惜哉。所以古之聖人。不憂無過之名。而貴改過之實。舜。聖帝也。而有予違汝弼之戒。湯。明王也。而有改過不吝之勇。豈非後世人主所當取法者耶。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警人徒思之弊也。孔子曰。
精微之理。非深思不能入。而徒思亦未可據。
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一意於思矣。此時
之鑽研。不可謂不苦也。然畢竟徒索於空虛。
而於道終無所得。蓋甚無益耳。不如好古敏
求致力於實學者。爲足以啓聞見而益脩來
也。夫思原不可廢。但思而不學。則用其心於
無用之地矣。此愼思而篤行之功。所以兼貫而
不可偏恃也與。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此一章書。見求道之不可以已也。孔子曰。人不能無所謀。而知要者必推君子。君子之所謀者。惟在乎道。朝夕敏求祇期有得於身心。至於食之有無。則不暇計也。蓋嘗觀農夫之耕也。本爲求食。而或年歲不登。則無所得食。不求餒而餒在其中矣。學也爲謀道。而至道明德立。則見用於時。不求祿而祿在

其中矣。可見皇皇求利者。小人之事。仁義者。君子之務。君子所以憂道之不得。恐無以成己而成物。豈憂貧之難安。而催干祿養賢。原以寓激勸之意哉。然則朝廷詔旨。可免尸素之譏。若汲汲於貧賤。斷非載道之器也。國家亦何賴有此人而用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

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此一章。是孔子以全德望人也。孔子曰。天下之理。固自無窮。而君子之學。務求其備。今有人資質明敏。學識淵通。於身心性命之理。脩己治人之道。皆足以知之矣。由此而服膺至有初鮮終。既得而復失之。哉。乃持循不力。遂爾私欲間隔。是始而得之者。終必失之。亦何益乎。所以見道既眞體道尤貴力也。若夫知及之而仁又能守之。

德之修於內者既全矣乃於臨民之際或容
不莊而失之慢貌不莊而失之佻是在己已
無居尊之體民將誰敬乎所以在外者更當謹也至若知及之仁能守之文
莊以涖之是內外之間其德交底於純矣然
所以鼓舞作興乎民者猶未合乎義理之節
文則民徒有作肅之心而不能臻夫風動之
美亦豈得爲盡善乎所以學無止境必至於
盡善而後已也可見道合內外兼本末一有

未純。卽爲全德之累。此體道者貴乎日進。豈可以苟有所得而自足耶。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此一章書。是言任人之法也。孔子曰。天下有君子。卽有小人。其人品原自不同。而材器之異。更有迥然不侔者。如君子所務者遠大。而不屑於細微。若止以一才一藝試之。則將無以見其長。不可也。惟夫大艱難。大利害。則君

子之德器足以勝之。此材識足以理之。此乃其可任者也。至小人所圖者卑近而不知夫高遠。若竟以天下國家任之。則必不能勝其任不可不可也。惟夫效一官。辦一事。則彼之智計足以籌之。奔走足以副之。此乃其可取者也。君子小人之才多便捷若厚重者而以爲庸重而小知之才多便捷者而以爲俊傑之士。其材而所關者非小也。此正心窮理。斯爲緊

別之良法與。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此一章書。是言人不可須臾離仁也。孔子曰。人相親。水火之功與人甚切。故凡具此生而爲民者。但知水火爲養生之具。有甚於仁。抑知仁爲人之本心。乃人之所以爲人者。更有甚於水火哉。蓋水火雖足以養人之生。而亦有時傷人之命。如蹈水而溺。蹈火

而焚吾嘗見有死者矣若仁則統四端兼萬
善終食之間可踰也造次顚沛亦可
者恆安仁者必壽亦可踰也仁
仁甚切於人過於水火乃人於水火則不能
離而獨於仁則違之者何居仁人之
壙安宅而弗居豈不重可惜哉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此一章書是勉人勇於爲仁也孔子曰仁乃
心之全德存諸無假於人所以擔當是

仁者全在一心勇往無所退避則仁於
有而無搖奪之患故以常人之情言之凡弟
子於師宜無所不讓若仁爲己任乃吾所自
師耶師又何必讓於
具之理苟能用其力爲則一日克復天下歸
仁又何所容其退避耶故曰君子體仁足以
長人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
孔子曰人之爲學固貴能守然亦不可不辨
焉有見理明而守之不易者貞也乃天下之
公也亦有執己見而必不可移者諒也是一
己之私也人惟察理不明體道未眞故以諒
爲貞者往往有之君子則以精一之學爲不
拔之操上而立業建功下而出言制行雖萬
變紛然要皆合乎時措之宜而歸於至當之
則未嘗偏執意見之私而不達夫權變之理

硜硜然守之而不易也。君子之爲君子者蓋如此。故以諒爲貞。則執一己之小信而害義理之大公。如王安石之徒。非明鑒與。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此一章書。是言爲臣者當以純心事君。而不可有覬望之私也。孔子曰。人臣事君。尊卑雖有不同。而分內當盡之職則爲事。朝廷分給之祿則爲食。事之與食。原相因而至者。但人

多以食爲重。而反以事爲輕。於是利祿之念
動於中。而朝夕營謀。皆其身家之計。其於職
分之所當爲。竟付之不問。甚而患得患失。皆
由此而起。若純臣之心則不然。於職任之事。
惟一心敬謹以辦理之。如上而論道經邦。下
而分猷宣力。或官守言責。但思寅清。無所
効其忠。國爾忘家。公爾忘私。一念之
繫戀。即國家詔祿有典。而不遑計
矣。蓋所敬在事。則其心專。所後在食。則其心

一。惟專惟一。則事君之道外。皆無所用其心。以之亮天工而凝庶績。亦何難之有哉。此誠可以爲萬世人臣法矣。不然溺職曠官。素餐竊祿。兢兢業業。何爲臣不諟斥。如清議何。如清夜何。如清議何爲臣不易。所當取而深思之也。

子曰。有教無類。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立教之公心也。孔子曰。人性本善。無不同。而氣質不無或異。故有智即不能無愚。有賢即不能無不肖。然存乎人者。

雖有智愚賢不肖之殊。而君子教人。惟知大道爲公。無一人不在裁成之內。初何嘗因其等類。而有所分別耶。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故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於變時雍。遂咸歸於甄陶之內。此作君作師。誠無二道也與。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此一章。是辨道術以正人心之意也。孔子曰。人之存心制行。紛然不一。有善則必有惡。

有正則必有邪。是其所由之道不同也。如人之欲謀議者。或籌畫國事。或講明學術。必得同道之人而始有濟。若夫道不同者。心術異尚。意見參差。此以爲是者。彼必以爲非。此以爲可者。彼必以爲否。即終日議論。訖無成功。甚矣不可與之相謀也。要之大道著則異端熄。上無異教。下無異學。其斯爲一道同風之盛與。

子曰。辭達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示人脩辭之則也孔子曰凡人存之於心者則爲意宣之於言者則有辭蓋辭以達意非求多於意之外也自古夫以富麗爲工浮靡相尚者或極力鋪揚而反晦或過求華藻而本指不明殊無益也抑知辭勝辭命特其一耳孔子質切言之其爲世道人心計至深遠哉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

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此一章書見聖心無往而非仁也師是掌樂之官冕是樂師之名古者樂師多用瞽者以其耳能審音也昔有師冕來見孔子孔子迎之進及其及階遂告之曰階也蓋恐其不知升也坐復告之曰席也恐其不知坐也及與衆皆坐復告之曰某人在斯某人在斯抑恐其不知某某之所在問答失所向也當

時及門之人。凡於孔子言動之間。無弗留心體察。於是師冕出。而子張問於孔子曰。一師耳。夫子乃周旋詳悉如此。凡與言者。豈亦道固如是與。孔子告之曰。然。古者瞽必有相。隨事告之。使不迷於所從。我之所與言者。固此道也。可見聖人之心。無往非仁。況不成人之在前而不動其矜恤之意耶。推之萬物各得其所。亦猶是而已矣。

少懷俾艾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此一章書。見聖人正名分以維魯也。顓臾。伏羲之後。魯附庸也。季氏貪其土地。欲舉兵伐之。以魯臣而取魯君之屬國。以大夫而操天子之重權。無魯實無周矣。時冉有季路皆爲季氏家臣。因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征伐之

事於顓臾。蓋與謀而心有不安。欲探孔子意
之可否以爲行止也。是時二子同仕季氏。而
冉有則嘗爲聚斂。能得
呼其名而責之曰。求。凡
兵端則嘗與謀之人。不能無罪。今顓臾
非爾協贊之過與。況欲
顓臾耳。昔周先王懷柔
山下。以爲祭祀主。非盜
也。且在
我魯封疆之內。
非敵國外

也。況附庸於魯。爲公家之臣。不在季氏管轄之內。不當伐也。夫伐人者。須有隙可乘。而師出者必有言可執。今顓臾孔子欲正名分。故言之嚴正如此。名乎。此孔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何者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

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此三節書。是冉有欲謝己過。而孔子切責之

也。冉有因孔子責己知伐顓臾之非。乃因而自解之曰。顓臾固日。顓臾乃出於我夫子之意。吾二臣者皆不願有此舉也。孔子又呼而責之曰。求。爾既身與其事。豈得歸咎於人。昔良史周任有言曰。爲人臣者能布其力而無稍靳。則可就其列而無所忝。若既無以贊成其美。而又無以匡救其過。是不能陳力矣。即當止而不仕。避而去之可也。豈仍可靦顏就列乎。如瞽者有相。以扶其能爲扶持得無傾危

顚仆之患耳。若危而不能持。顚而不能扶。則有相而與無相同。亦將焉用彼爲哉。今汝爲季氏之臣。而不能匡救其失。與彼相又何異耶。且爾以顓臾之伐。非爾所欲者。此言過矣。

譬之虎兕猛獸也。羈之以檻。而無使毀。此典守者之責也。若虎兕出於柙之外。龜玉毀於櫝之中。則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今汝爲季氏用事。猶典物者之不容諉也。既不能諫止其失。而反以

不欲爲解。其罪將欲誰諉乎。孔子之切責又

如此。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

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此六節書。是孔子因冉有之飾辭。既喻之以理。又曉之以禍福也。時冉有不能置辨。乃又對曰。季氏之欲伐顓臾。非有他故。以

強辭以拒完固。與己之費邑相近耳。夫彼固則

其城郭堅。兵甲利。而又有費以爲之輔。

難於攻克。而地近則易受侵凌。倘失今不取。

則滋蔓難圖。後世必爲子孫害。蓋彼爲子孫

計。是以欲伐也。再有此言。是不惟自解其責。

而且飾季氏之過。故孔子又呼而責之曰求。

凡人貪得無厭皆欲心爲之伐顓
臾是其欲之也今卻舍其貪得之情而以子
孫爲辭豈非君子所疾哉夫季氏之患亦特
患寡與貧耳丘聞之諸侯之有國大夫之有
家者不患人民寡少而患上下之分僭亂而
不均不患貧乏而患財用貧乏之心違而離
不安蓋所謂貧者乃起於不均耳若上下之
間皆得均平則各收其所入各享其所有何
貧之有所謂寡者亦由於不和耳若上下均

平。共相和睦。則在此不求有所增。在彼不有所損。何寡之有。惟均與和。則未有不安者。名分既定而無所疑。嫌隙不起。情誼相屬而恆相保。禍亂潛消。又何治既脩。外患自息。近者悅而遠者自服矣。設有不服。亦不必勞師動衆。用武力以迫之也。但當脩其文德。廣布教化。以懷來之。及其來而歸也。亦惟不拂其情。不易其俗。使之相安。則已耳。亦何嘗利其

所有耶。丘之所聞者蓋如此。今由求輔相季氏吾意平日之所規諫者必在力求均安。臨事之所匡救者必在增脩文德。乃外而遠人不服既不能來。內而邦家分崩又不能守。舍此不謀而與之謀伐顓臾是動干戈於邦內也。夫季氏以固而近費豈非以顓臾爲憂耶。不知貪遠利而忽近防上下離心亂將作矣。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可不醒哉按是時四分魯國季氏之不臣甚

矣。故孔子責由求之長。惡反覆篤切。如此。其所以正君臣之分而杜僭竊之萌者嚴矣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此一章書。乃統論天下治亂。視乎天權宜歸於一也。孔子曰。天下之大勢而見大權

權權在上則治權在下則亂蓋不爽也我思
天下有道之時世際昌明體統不紊君主治
於上臣奉行於下故禮樂以敎天下征伐以
威天下皆操於朝廷自諸侯不
得僭也若夫天下無道乃時當昏暗名分不
明政柄皆移於下而威福不由乎上則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焉雖天子莫能主也夫禮樂
征伐而自諸侯出則於理逆矣大抵不過十
世少有不失其柄者蓋諸侯既可以僭天子

則大夫亦可以僭諸侯。勢必起而奪之。而權在大夫矣。至自大夫出。則逆理甚矣。鮮有不失其柄者。蓋大夫既可以效諸侯。陪臣亦可以效大夫。勢必起而奪之。而權在陪臣矣。夫禮樂征伐。乃天子之命也。竟成侯國之命矣。至是而陪臣執國命。則逆理愈甚。不過三世。鮮有不失其柄者。蓋奸盜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勢必爲他人所奪。而權又不在陪臣矣。總之天

下無道。則僭亂紛起。權勢不歸於
下有道。則乾綱獨攬。凡政之行於天下者皆
出自天子。彼諸侯且不得與。寧有下而在大
夫者乎。然大權在上。非徒以勢服人也。蓋天
下有道。則朝政清明。張弛各當。在大小臣工。
固無弗遵守成憲。即彼庶人亦惟有不議不
知。順帝之則而已。無有從而非議之者。議且
不敢。僭擬起乎。蓋人主大權不
可以一日不尊。名分不正。積漸

陵夷。太阿倒置。爲患何可勝言。故當時君弱臣強。下陵上替。孔子目擊時事。遂稱穆然興有道之思。雖以致慨。亦以致望也。後世若漢之閹宦。唐之藩鎭。宋之權奸。明之婦寺。皆始於人主優柔姑息。遂養成積重難返之勢。乾綱解紐。國祚隨之。良可爲之浩嘆。大易之拍。謂君德貴剛。嗛嗛。剛之時義大矣哉。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此一章書是專論魯事。以見大夫專政。五世希不失之意。孔子曰。從來盛衰之理。相爲倚伏。故國賦不可以久侵。而國柄亦不可以久假。魯自文公薨。公子慶父殺子赤而立申。宣公於時三家始盛。陵上。終非長久之道也。如我魯自國之賦稅皆不入公室。而人於私家。歷成襄昭定。凡五世矣。當公室既衰。政遂下逮於大夫。自季武子專政以來。歷悼平桓文四世矣。夫彼擁賦稅。操政權。豈不以爲世世可以安

享乃及今觀之陽貨已執桓子而公山弗擾又以費畔可見僭竊之事斷無不敗之理宜乎三桓子之子孫微弱而不振也所謂自大夫出而五世希不失者不信然哉蓋孔子雖論魯事亦以見權臣之僭亂終歸無益後世亂臣賊子敗不旋踵前後一轍然則聖人之言誠萬世之龜鑑哉。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此一章書見取友之當慎也孔子曰人之成
德雖存於己而亦資於人故友道不可不重
也然友之而益我者有三友之而損我者亦
有三所謂益我者一曰直乃言語直切不事
回護者於此友之則可以攻吾之過而遷於
善一曰諒乃誠實無僞表裏如一者於此友
之則可以消吾之僞而進於誠一曰多聞乃
博聞廣覽多學多識者於此友之則可以廣
吾之知識而進於明凡此皆益於我者也知

其益我則當於三者而兼收之矣所謂損者
一曰便辟乃習熟儀節。全無直切者於此友
之則不得聞過。而習於浮蕩。一曰善柔乃工
於悅媚。畧無誠實者。於此友之。則與之褻狎
而流於虛僞。一曰便佞。乃口實捷給。而中鮮
知識者。於此友之。則知識日昏。而流於寡陋。
凡此皆損我者也。知其損我。則當悉去此三
者矣。蓋人無貴賤。皆須有友以成其德。惟詳審
而愼擇之。斯可以有益而無損。況人主前後

左右輔弼凝丞皆有規勸匡繩交脩任是烏可不慎選其人也哉。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節禮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此一章書言人之好尚宜端也孔子曰凡人意之所好則爲樂樂然樂不同而損益亦異蓋益者有三而損者亦有三焉所謂益者一是好在禮樂於制度聲容樂爲節制而合乎中

和之則。一是好在人善。道而致其景仰之誠。一是好在賢友。多聞樂於衆多。而廣其進脩之助。夫樂節禮樂則身心皆進於中和。樂道人善則善量無。間於人己。樂多賢友。則隨在皆切於觀型。若此者。豈非有益於我者乎。故曰益。者。一是好在驕樂。而恣情縱欲。佚遊而偷安。流蕩忘返。一是好在佚遊。而宴飲嬉戲。流連無度。夫樂樂驕樂則

佞肆而不知節流於狂放樂佚遊則昏惰而
惡聞善言入於怠荒樂宴樂則淫溺而狎
習於汚下若此者豈非有損於我者乎故曰
損矣夫人有好樂而損益分甚矣樂之不可
不愼也惟時時省察閑邪存誠則所樂自皆
天理之正而無人欲之私斯可以有益而無
損然心之存放只爭幾微之介而後遂有霄
壤之分故存遏之功不可以不加密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

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人以時然後言也。孔子曰人之立言貴於當可。語默應對務因乎時。凡卑幼侍立於尊長之前其過有二不可不知也。當君子之言問未及於我。此非可言之時也。而乃率爾便言。則謂之躁妄。是一失也。時也。而已及於我。此正可言之時也。乃緘默不言。則謂之深隱。是二失也。至若時雖可言

又須觀其顏色。察其意向。然後應對。不差。乃人何異謂之瞽是三失也。蓋躁者先時。隱者後時。瞽者不知所謂時。皆由涵養未到。所以語默皆徒。講求於平日。審察於臨時。庶合乎時中之妙。而動無不宜也。戒之在得。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以理御氣之功也。孔子曰。君子有三戒。一生無所不致其戒謹。而其加意防閑者有三。人方年少之時。血氣未定。易動於欲。所當戒者在於女色。蓋好色乃迷心之鴆毒。伐性之斧斤。此而不謹。或以敗德。或以傷生。故君子當此。不敢有縱欲亂性之事。此一戒也。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易動於氣。所當戒者在於爭鬬。蓋好剛使氣。無非一朝之忿。匹夫之勇。此而不謹。或以釀禍。或以輕生。君子

當此不敢有好勇鬬狠之失此二戒也及其
老也血氣既衰易生貪心所當戒者在於苟
得蓋取與辭受自有禮義以爲之防廉恥以
爲之制此而不謹或以取怨故君子當此不
敢有不終之事此三戒也此
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聖人各指其最甚
者以示人當隨時致警其嗜欲養以理義
不使血氣之變得以勝其志氣之常常者爲
主而變者恆聽命焉所以心無日而不惕德

與年而俱進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小人敬肆之不同也。孔子檢心脩己。觀乎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其所畏有三。天以仁義禮智之性賦乎人。而人之所以事天者。是謂天命。若不能戒愼恐懼。則性體有虧。是謂天命。君子靜存動察。不敢一念稍

弛。日用之間。常如上帝鑒臨者然。此其所畏者一。至若大人。正體備天命之理。而行爲世法者也。君子惟恐有悖於大人。卽有崇其德位。不敢少有怠慢之意。此其所畏者二。至若聖人之言。正闡揚天命之理。而言爲世則者也。君子惟恐有違於聖言。卽有天命。故佩服其謨訓。不敢少有違背之。此其所畏者三。君子之三畏。其所畏者。切於脩身誠己。如此者。皆由識得天命流行。無在不

有故小心敬慎無時不然耳若小人智識昏迷不知天命之所存視以爲虛渺而莫之畏也惟其不畏天命故於德位之大人本當尊敬也而反褻狎之君子脩省之吉小人悖之凶一念敬肆之間而已蓋帝王之學莫要於主敬主敬之功莫先於致知故知天者自能敬天敬天者自能見天人之一理幽明之無間而無之敢忽焉此受天命者不可不知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此一章書是勉人學問以變化氣質。各不相同。緊而言之。畧有四等。

有氣稟清明。天資純粹。不待學問自能知此義理。是爲生而知之者。此等之人。所謂不思而得。不勉從容中道之聖人。乃品之最上者也。然天下上智能有幾人。亦有生來未能便知。必待講求習學而後能通曉義理。是爲學而知

之者。此等之人。雖得於天者清明純粹之中。不無少有渣滓。然其間甚易達。其疑易通。一經學問。即生知之次也。亦有資稟愚鈍。濁多清少。駁多粹少。卻能困心衡慮。發憤向學。是爲困而學之。此等之人。人一己百。人十己千。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又生知之次也。若資質既鋼蔽而不逼。又自安於蒙昧而不覺。則甘於自棄。是爲困而不學。如此之民。斯爲下矣。使其能學。又安在不可進於知哉。可見賦質雖

有高下之分。成功終無彼此之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之爲益大矣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此一章書。是言君子思誠之學也。孔子曰。凡人持己接物。各有當然之則。使未能從容中道。不可不隨時隨處而各致其思也。君子兢兢業業。存天理。遏人欲。其思大要有九。如目之於視。則思視違惟明。不爲物蔽於外。而視

誠矣。耳之於聽則思聰。不爲物壅於
內而聽誠矣。顏色則思溫和。暴厲之氣。不
於面而顏色誠矣。容貌則思恭謹。惰慢
設於身而貌誠矣。發言則思忠實。而無
之或欺。行事則思敬愼。而無一毫之
言與行誠矣。心中有疑。則思問於師友。以解
其惑。與人忿爭。則思難及身親。而懲其怒。至
於臨財則思其義之當得與否。如義
所不當得。斷不苟取。而無不誠矣。君子各致

其思如此。此九者。皆存心治身之要。君子養之於未發之先。持之於方發之際。其存之也精。故其發之也應之也當。其處之也密。故其外一心之用。而已。

周。要不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

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此一章書。是見人品不以潔己爲高。而以經世爲大也。孔子曰。成己成物。原儒者體用合

一之學。吾豈不欲盡得若人與之相遇哉。然正未可一槩論也。如有所追而不及。眞知可好。而好之極其誠如此。見有善事。則欣慕之。如有所不善。則痛絕之。如以手探熱湯。眞知可惡。而惡之極其誠又如此。此等篤信自脩之人。吾見今有此人矣。吾聞古有此語矣。至若士方困窮未遇。隱居伏處之時。則立志卓然。凡致君澤民之事。一一預爲講求。而備其道於一身。及其遭逢知遇。出仕行義之

日。則取平日經綸位育之懷。一一見之設施而達其道於天下。此等曲處合宜。體用全備之人。吾但聞古有此語矣。未見當世有此人也。雖欲闇見之相符。豈可得哉。蓋脩齊治平理本一貫。用舍行藏道有兼該。聖人原欲以獨善其身者。兼善天下。不徒以避世爲貴。故有懷夫三代之英。而爲賢。而以濟世爲貴。故有慨然長思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

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此一章書是言尚德而不尚富也。孔子當言人之足以立子大名。亟後世者視其生平自立何如耳。至於富貴貧賤初無與也。昔者齊景公以諸侯之貴畜馬至千駟之多。富貴極矣。然功業不著於時。德澤不加於衆。身死之日民無可稱之德焉。易忘之速如此。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義恥食

周粟至餓死首陽山下。貧困極矣。然千
著於當時。名聞施於後世。民到於今。稱
不衰。其思慕之久如此。可見無善可稱身沒
而名隨之滅。有善可稱。世遠而名愈芳。是名之
稱不稱。初不繫於富貴貧賤也。小雅我行其
野之詩有云。人之所稱誠不以其財之富而
祇以其行事之異。即景公夷齊之謂與。由
孔子之言推之。布衣韋帶之士。克自樹立。其
道德行誼。猶足傳諸無窮。聲施不朽。若居帝

王之位兼聖賢之德光前烈而裕後昆其鴻名休譽有不亟諸天下萬世者哉。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此一章者。道爲公之心也。陳亢

受學有年。未識聖人立教之公。妄以私意窺度聖人。疑必陰厚其子。一日問於伯魚曰。最親莫如父子。最近莫如家庭。子亦嘗有獨得夫子之教而異於羣弟子之所聞者乎。伯魚對曰。未嘗有所異聞也。夫子嘗一日閒居獨立。鯉趨而過庭。此正可以有聞之時也。問曰。曾學詩乎。鯉以實對曰。未曾學詩。無以言。又曰。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學之者事理通達。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無躁急

之失。必然長於言語。若不學詩。欲言語應對
風雅三頌。因而究其旨矣。他日夫子又嘗閒
居獨立。鯉復趨走而過於庭。前此未授。此日
可以聞之矣。夫子但問曰。曾學禮否乎。鯉以
實對曰。未曾學也。夫子因教之曰。禮有三千
三百之儀。恭儉莊敬之體。學之者品節詳明。
義精而不惑。德性堅定。守固而不搖。必卓然
有以自立。若不學禮。欲規矩準繩之悉合。不

可得也。鯉於是受教。退而學禮。凡禮儀威儀
因而習其事矣。當獨立之時。聞於夫子。不過
如此而已。亦何嘗有異聞哉。陳亢聞之。退而
喜曰。吾問伯魚者一。耳而所得有三。聞學詩
之可以言。一也。聞學禮之可以立。二也。又聞
君子之於其子。不教。推其子而遠之。全無偏私
之意。三
也。不亦深可幸哉。要之聖人固不私其子。亦
何嘗遠其子。當其可而教之。教子與教門人。如
一耳。詩禮雅言。教子如此。教門人如此。教天

下後世亦不過如此。此聖人之教所以如日
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與。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
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
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一章書。是定名正分之意也。孔子嘗引古
禮曰。夫婦爲人倫之始。閨門乃萬化之原。況
邦君之妻。內有理陰助陽之責。外有母儀四
國之尊。其稱謂之際。非可苟也。故邦君稱之

曰夫人自稱於君前曰小童君前言其與己敵體也夫人自稱於君敵體之意而國中之人不敢輕也此謙言年幼無知不敢與君敵體之其相君以主內治者也稱之於鄰國曰寡小君此謙言寡德忝爲小君以治內之意而鄰國之人不敢輕也稱之曰君夫人以其爲一國之主母尊稱之詞與本國同也亦曰君夫人以邦君之妻一稱謂之間而有定分如此然則名實之際可不謹哉蓋詩始關雎禮本婚姻福

之興。莫不由乎室家。治之隆。莫不原於閫內。
妃匹之名正。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
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故孔子及之。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

論語下之第十七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此一章書見聖人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也。陽

貨嘗四季桓子而專國政因孔子爲魯國人
望欲其來見己孔子以貨亂臣義不往見貨
遂托大夫賜士之禮瞰孔子之亡而歸以蒸
豚欲致孔子往拜而見之也孔子亦時貨之
亡也而往拜之是恐墮小人之計而處之以
權仍遂其不見之初心耳不意與貨相遇於
塗中貨乃迎而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道
德治世之寶也懷寶者必當弘濟時艱措置
國家於有道苟懷藏其寶而不用坐視國之

迷亂可謂之仁乎。孔子曰仁者心存救世。使
懷寶迷邦。不可謂仁也。貨又曰。時者有爲之
資也。有爲者。必當乘時而出。始能展布其措
施之畧。苟平日好從濟世之事。而數失事機。
之會。可謂之智乎。孔子曰。智者審乎事機。使
從事失時。不可謂智也。貨又曰。往而不返者。
日月之逝。不可復追。來而日積者。年歲之增。
不復爲我少留。及今不仕。更待何時。孔子應
之曰。諾。吾將出而仕矣。貨

自爲有心之譏。孔子自爲無心之答。其不激不隨如此。蓋聖人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始也據理以答之。雖倨傲狡黠機警百出。而終無所施其姦。是貨雖見孔子猶之乎未見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此一章書。是聖人教人以復性也。孔子曰。人之善惡相懸。未知實由於習。而往歸咎於性。無怪乎言性之紛紛也。蓋有生之初。雖氣

有清濁。質有厚薄之不同然同稟天地之精
五行之秀。其清而厚者固可以爲善。卽有濁
而薄者未必純乎爲惡善惡分數相去原不
太遠蓋相近也及乎德性以情欲而遷氣質
以漸染而變習爲善者日進乎高明習爲惡
者愈流於汚下。於是賢不肖之相去。或相什
伯或相千萬。非性之咎習使然也。人卽此則克其氣稟之偏
係乎習而不係乎性如此則克其氣稟之善惡
以復其天命之本非學問不爲功矣。孔子

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其辭雖若各異其意
乃實相成。孟子之言性。指其不雜乎氣質者
言之也。本然之性也。孔子之言性。以其不離
乎氣質之性也。知有本然之性。則盡性至命者。當無異道矣。知有氣質之
性。則盡人合天者。當無異教矣。宋儒程子氣
質之說。蓋淵源得孔子性習之意。且可發明孟
氏性善之說。有功於斯道不小。不然幾何不
惑於告子荀卿楊雄輩之紛紛哉。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一章書亦教人變化氣質之意也。孔子曰。人之氣質固相近矣。然就其中。有一等氣極其清。質極其粹。而爲上智者。有一等氣極其濁。質極其駁。而爲下愚者。上智之人。雖與不善人居。自不宥爲惡。然唯上智爲然耳。人不皆上智。未有習於惡。而不移於惡者也。下愚之人。雖與善人居。自不宥爲善。然唯下愚爲然耳。人不皆下愚。未有習於善。而不移於善

者也可見天下之人習而不移者少爲習所
移者多美惡固非一定而轉移之權誠在乎
習不得詖夫性也傳曰習成
自然然則習顧可不愼哉古之人主每致誠
於神習而加嚴於近習也職是故矣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
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
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此一章書是言爲治者當以道化民也子游爲武城宰孔子觀風問俗至於其邑聞弦歌之聲遍於下里其以禮樂爲教可知矣夫上有善治則下有善俗孔子一生不得行其道於武城故孔子於武城盖尊所聞行所知耳昔者偃也嘗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游對曰偃之治武城豈爲用此牛刀之大道猶割雞而用牛刀也割雞之治

夫子曰。在上之君子而學道。則豈第
然自生。而推以愛人。在下之小人而
尊卑之分。肅然知敬。而易於驅使。是
書所以養其中和之德。而化其乖戾之氣。在
上在下。爲大爲小。斯須不可或離。今欲
小。亦有君子小人焉。安敢不以大道治之乎。
孔子遂呼門弟子而告之曰。二三子
言。誠爲當理。我前焉用制雞之言。特戲之以
觀其自信何如耳。豈眞爲邑小而不

道治之哉蓋孔子之心無非欲以道化天下故喜子游之以道治武城又堅三子之信而望其共尊所聞共行所知以登斯世於上理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此一章書是見孔子有振聾興周之意也公山弗擾是魯大夫季氏家臣曾與陽貨共執

季桓子受
憤公室之不振思欲墮費以杜
內叛釁遂據費邑以叛因使人召孔子孔子
心是亦欲
之意輒然不悅曰道既不行無所往也斯可
已矣何必又往應公山氏之召也孔子曉之
曰公山弗擾特來召我豈徒然哉必將有以
用我也當今之時如有用我而委以國政必
將正名分討僭竊使文武周公之道燦然復

興。而後愉快乎。奈何末之而遂已也。孔子表其用世之志如此。蓋公山弗擾之叛。叛魯也。非爲公山弗擾也。孔子之欲往。爲魯也。非爲公山弗擾也。使孔子得行其志。必以政在大夫者還於諸侯。政在諸侯者歸於天子。聖人轉移之妙用。有非子路所能窺者。故欲往者以其有是道也。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也。不忘世亦不貶道。非聖人其孰能之。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

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此一章書。是言爲仁之實功也。子張問仁道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心之理。心存則理得。不可有一刻間斷。一毫虧缺。必於五者推行運用無適不然。而至於天下之大。則其心公平。其理周徧內外合一。體用全備而爲仁矣。子張請問五者之目。心不偏而寬。心不偏而信。心不怠而敏。心不

刻而惠。凡此皆自理之所在。特患不能行耳。誠能恭以持己。則有可畏之威。人自不敢侮慢矣。寬以待物。則有容人之量。人自然心悅誠服矣。一於誠信。則人皆倚賴於我。而不我疑矣。勤敏作事。則無因循苟且之病。而事無不濟矣。恩澤及人。則人之蒙我惠者。皆有感戴之心。而無不樂爲我用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仁豈外是哉。蓋仁人心也。理具於心。本非寂滅。無刻不與天下相應接。無處不與

天下相感通。必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而後心存理得。體全用備。自然邦家無怨。天下歸仁。蓋由其心體周流。所以該而帝王之道備矣。

佛肹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肹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此一章書。是孔子自明其用世之意也。佛肹與范中行相攻。佛肹因據中牟以畔。趙簡子之家臣。爲中牟宰。時簡子使人來召孔子。孔子欲往。蓋亦猶應公山弗擾之意也。子路不達而阻之曰。昔者由聞夫子有言。凡人有悖理亂常。親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其黨。恐其據中牟以畔。夫子乃欲往應。何自背於昔日之言乎。孔子曰。汝謂身爲不善。君子不入。此

言誠然。我曾有此言也。然人固有可涅者有不可涅者。譬之於物。有至堅厚者。雖磨之不能使損而變而爲黑。有至潔白者。雖染之不能使堅白。彼雖不善。焉能涅我之志操堅白乎。君子之學。貴適於用。我豈若匏瓜然。徒然懸繫而不見食於人。則亦棄物而已。何益於世哉。蓋聖人道大德弘。能化物而不爲物所化。若使堅白不足而自試於磨涅。則已且不免於辱。何能轉移一世。君子處世。審己

而動可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子路好學以成其德也。凡人意所趨向。有一善行。即有蔽於一偏之處。由也女曾聞六言

之美。而其中有六蔽矣乎。是時子路方侍坐。
因起而對曰。六言中有六蔽。由未之聞也。孔
子曰。女。蓋天下事。
莫不有至當不易之理。人必孜孜好學。以窮
究乎理。然後所行無弊。而德可成。如仁主於
愛。固美德也。然徒慕愛所蔽。將必有從井救人
明仁之理。則心爲愛所蔽。將必有從井救人
之事。而人已俱喪矣。豈不爲愚。智主於知。亦
美德也。然徒慕多知爲美。而不好學以明知

之理。則心爲知所蔽。將必入於異學之流。而放誕無歸矣。豈不爲蕩。言而有信。亦美德也。然徒慕信實爲美。而不好學以明信之理。則心爲信所蔽。將執己之信。而於人之利害。有所不恤矣。豈不爲賊。直而無隱。亦美德也。然徒慕直爲美。而不好學以明直之理。則心爲直所蔽。將攻發人之陰私。而急切無所容矣。豈不爲絞。勇敢。亦美德也。然徒慕勇敢爲美。而不好學以明勇之理。則心爲勇所

蔽將逞其血氣之強。而肆行無忌矣。學以明剛之理。則心爲剛所蔽。將多所亂。剛剛強不屈。亦美德也。然徒慕剛強爲美。而不不好學以明剛之理。則心爲剛所蔽。將多所輕躁而無沉靜之度矣。豈不爲狂。蓋仁智信直勇剛。六言雖美。而不從事於學。遂有愚蕩賊絞亂狂之蔽。將美者亦變而爲惡矣。此可見學問之功。必不可已。古帝王所以不恃其絕世之資。而必勤勤念典。以求合於中正之道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此一章書見詩之爲益甚備人不可以不學也孔子告門弟子曰子何不刪詩以來教之尊尚矣爾小子何不於詩學之乎蓋詩之中善惡具陳善者可以爲勸惡者可以爲懲吾心感發之機於此有勃然不能自已者故可以興詩之中美刺并列美者可以考其得刺

者可以考其失。吾身行事之實。於此有惕然
感動者。故可以觀其敘述情好。每於和樂之
中。寓莊敬之節。故可以觀其恭敬之節。故可以
發舒悲憤。猶於責望之中。存忠厚之意。故可
以處怨而不傷於激。至於近而家庭。則事父
之道備焉。所以教人孝者至矣。遠而朝廷。則
事君之道備焉。所以教人忠者至矣。且其間
因物起興。比類托情。或指鳥獸或指草木。稱
名不一。無不具載於中。可以供我所識者多

矣。詩之有益於人如此。誠能學之。則性情於是得正焉。倫紀於是得脩焉。聞見於是得廣焉。古者太史採風。上自郊廟。下及里巷。政事之得失。性情之邪正。風化之美惡。習俗之貞淫。皆於此觀之。非若後世比詞屬句。鬬麗誇多。但風雲月露之盛。徒以娛耳目而蕩心志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

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此一章書。是孔子教伯魚重脩齊以端化源也。孔子呼伯魚而告之曰。女嘗學夫周南召南之文王之化。行於南國者也。召南自鵲巢以下。言文王后妃自關雎以下。言文王之化。而成其德也。是兩篇所言。皆脩身齊家之事。於人倫日用。最爲切要。學者不但誦說。必身體力行之。方爲有益。人若不學周

南召南則無以正性情篤倫理。身且不知脩家且不知齊矣。又安望其推而達之。以移易風俗哉。譬如面牆而立。寸步之外。尚不可行。無論其達己。洵乎二南不可以不學也。況人君爲萬邦之儀型。未有不脩身齊家。而可以治國平天下者。則二南之當習。又不獨學者爲然矣。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此一章書。是欲人深思禮樂之本也。孔子曰。先王制禮。未有不用玉帛者。然必先有恭敬之意存於中。而後假玉帛以將之。非特虛文而已。然則所謂禮云禮云者。豈徒玉帛云乎哉。先王制樂。未有不用鐘鼓者。然必先有和樂之意蘊於心。而後假鐘鼓以宣之。非特虛器而已。然則所謂樂云樂云者。豈徒鐘鼓云乎哉。蓋禮以敬爲本。使不得所爲敬。雖玉帛交錯而禮之本失矣。樂以和爲本。使不得所

爲和。雖鐘鼓鏗鏘。而樂者無聲之樂。大禮與天地同和。百年而後興者。亦必須不可失。然則有制作之任者。何可不亟求其原。而考究其實哉。

子曰。邑屬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此一章書。是孔子爲飾貌者警也。孔子曰。有一等人。觀其外貌嚴厲。似有作爲之人。而內

實衆弱。全無執持。此其召可令人見。而心不
可令人知。譬諸小人之中。如竊盜穿壁踰牆。取
人財物。而外飾良善之狀。惟恐人知。眞可恥
之甚也。凡外陽而內陰。外健而內順者。皆穿
窬類也。詘詘詘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
而吮癰舐痔。無所不爲。昏夜乞哀。白日驕人。
孔子所謂難事而易悅者。其斯人之徒與。若
夫外貌和易近人。不以召待物。而其中則有
確乎其不可奪者。非君子其孰能之。然則君

子小人。可望而知。亦某某難辨也。如呂公著
生平無疾言厲色。而大節所在。則萬夫莫當
其勇。司馬光諸事可對人說。開誠布公。畧無
城府。其正毅之操。忠直之氣。可以貫日月而
格鬼神。彼小人傀儡面孔。魑魅肺肝。視此何
啻天壤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嚴亂德之防也。孔子
之患。莫甚於似是而非。鄉原人之中。有以愿稱

者。貌爲忠信廉潔以取悅於世。人遂信之。稱其爲善。若此似德非德之害而何。蓋德者。人心中正之理。自有其眞。今鄉愿外貌塗飾。與世逢迎。人以爲德在是。而終不知正理所在。以此惑人心。壞風俗。深可惡也。鄉愿似近於德。而其實相違。狂狷似遠於德。而其實相近。聖賢取狂狷而惡鄉愿。有以也夫。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此一章書。是見人當蓄德也。孔子曰。凡人聞一善言。必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方有實得。而德爲我蓄。若有所聞。不能體驗力行。徒事修口談論。此入耳出口之學。譬在道路偶有所聞。何能有益。說雖善言。日聞聞即於塗聞與人論說。雖善言日聞。何能有諸己哉。是自棄其德也。蓋學問之道。以默識爲功。以主靜爲要。心存則氣靜。氣靜斯言寡。然則謹言爲蓄德之本與。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此一章書是孔子嚴鄙夫之戒以大臣道之也患得之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防也。孔子曰爲人臣者。必忘身盡忠。而後可以事君。有一等鄙夫。不知道義。不顧名節。是可使之立朝而與同事君也與哉蓋鄙夫之心。止知有勢位利祿而已。當祿位未得。則百計營求。皇皇然惟以不得爲患。及祿位既得。則又多方爲持祿戀位之計。惟恐失之。夫至

有患失之心。則凡阿意求容。行私閉上者。將
何事不可爲乎。小則爲卑汚之行。大則陷悖
逆之罪惡。皆生於此患失之一念而已。以此人
事君。其害可勝言哉。蓋鄙夫但知富貴。不顧
名節。但知身家。不顧君父。一念貪位寵祿之
私擴而充之。至有禽獸之不若者。可見人臣
事君。當以此爲戒。而亦不可
以不加察。倘鄙夫在前。急宜去之。以清有位
勵廉耻。其有關於社稷蒼生之計。人
心世道

之防匪淺鮮也。自古以來。鄙夫不可枚舉。卽如唐之李林甫宋之秦檜元之王文統明之嚴嵩姚賢誤國。無所不至。而皆始於自私自利之一念。遂成驕虎難下之勢。是可不爲之鑒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此一章書。是卽氣質以驗風俗之薄也。孔子

曰人之氣稟不皆中和往往有出於偏駁者
即如身有疾病者然亦謂之疾然其間雖有過中失正之人要皆質任
氣淳厚自然本眞猶未失也今則習俗之染日趨於
甚即此二疾或亦無之矣蓋人有志願太高者是狂之疾然古之狂也不過濶畧自處不
拘小節肆焉而已乃今之狂則恣情自放并
踰大閑而流於蕩矣人有持守過嚴者是矜
之疾然古之矜也不過嶷崖岸峻絶示人難親

廉焉而流於忿戾矣。人有資識不足者是愚之疾。然古之愚也不過徑情自遂。率其本來。直焉而已。乃今之愚則挾私妄作。反用機巧。而流於詐矣。夫狂而肆。矜而直。雖氣質之偏猶可砭治。至於肆變而詐則本眞盡喪。并其質之偏而失之。譬之沉疴已入膏肓。雖扁盧亦無所用之矣。人可不思勉強學問。以變

化氣質而乎哉。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此一章書是嚴邪正之防也孔子曰天下之理有正而邪每足以勝正如邑以朱爲正自紫召一出其冶艷足以眩目而朱反爲所奪是故惡紫以其能奪朱也樂以悅耳而雅爲正自鄭聲一出其淫哇足以亂雅樂反爲所亂是故惡鄭聲以其能亂雅樂也至若事

理之是非。人才之賢否本有定論。乃有一種
利口之人。變亂是非。顛倒賢否。便佞足以惑
聽。人主不察而誤信之。必至舉動乖方。用舍
倒置。而邦家之傾覆不難矣。是則尤可惡之
甚者也。孔子此言。其意專惡利口。借紫與鄭
聲爲喻耳。蓋讒佞之徒。日習於側。則君子退。
小人進。國事不可爲矣。自古皆然。關係匪細。

人君不可以不審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

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此一章書。是見學貴心悟也。孔子示多言而傳。亦以多言而悔。予自今以後。將欲無言矣。聖門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道以有言而傳。亦以有言而晦。予自今以後。將欲無言矣。聖門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疑而問曰。夫子之道至大。門弟子得者賴有言也。今夫子若不言。則小子更何所傳而述之乎。孔子曉之曰。予之無言。非有所祕而不言也。亦以天下之道。有不待言而顯

者。試觀大天。高高在上。何嘗有言哉。但見運
爲四時。則春夏秋冬。往來遞禪。而未嘗或息
也。發爲百物。則飛潛動植。蕃育日盛。而未有
或止也。是天雖不言。而所以行。所以生。皆有
默爲之宰者。天又何俟於言哉。蓋聖人一動
一靜。莫非至理之發見。就如時行物生。莫非
天道之流行。何待言而始明。學者但當隨處
體認。自能領悟於言語之外。若徒以言語求之。則
雖至理當前。而終不能察。故孔子發爲無言

之論。欲學者實求諸心得躬行之際。而無徒騖於口耳誦述之末也。不善求之。或舍其中正之理。棲心於虛無幻杳之域。以爲無言之妙在是也。則又謬以萬里矣。故學者不可不眞思焉。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此一章書。見聖人不屑之教誨也。普魯人有孺悲者。一日來求見孔子。孔子不欲與相見。托

言有疾以辭之。想其時必有得罪處也。然猶恐其未悟。乃候傳命者出戶。遂取瑟鼓之而歌。使孺悲聞而知其非疾焉。夫始以疾辭。既絕之矣。而又使之知其非疾。則警之也。苟孺悲聞而知其非疾。則警之之意所以見拒之由。而能改其過。則聖人之教思無窮於此可見一端云。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

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此一章。見短喪之甚不可也。宰我問於孔子曰。古制人子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以子觀之。即短爲一年。亦已久矣。不可變通其制

乎。蓋禮樂斯須不可去身者也。乃君子之居
喪。三年不習禮。則儀節多疎而禮必壞矣。三
年不習樂。則音律皆廢而樂必崩矣。且以期
年言之。舊穀之舊者既盡。新者又登。而物候變
矣。鑽木之燧以取火者閱歷四時。四改其火。
而氣候變矣。則期年之久。亦足盡人子之情。
而喪至此可以止矣。孔子因詰之曰。三年之
喪。食必旨。衣必衰。麻今女欲改爲期年。則
期年之後。即食夫稻。衣夫錦。於女之心安乎。

宰我不察而直應曰安。孔子遂責之曰。凡人有所不安。女既安爲止。爲心有不安。女既安爲之矣。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既安爲之。則爲之矣。宰我既出。孔子恐其真以爲可安而行之。乎。宰我既出。孔子恐其真以爲可安而行之。又爲探其本以斥之而使之聞之曰。人子之

愛其親。固自天性。何子愛親之薄而不仁也。夫父母之喪所以必三年者。正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抱。故喪亦以三年爲期。以稍盡報親之情耳。自天子達於庶人。皆有父母之恩。皆當有三年之服。乃天下通行者也。寧獨無恩於其父母乎。而乃欲短爲期年。何其心之忍也。夫論父母罔極之恩。雖三年之喪。猶未能遽盡其情。何況期年。宰我亦甚昧其本心之良矣。

故孔子責之并以教天下萬世也以此立教
後世尚有以日易月如漢之文景者悲夫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
乎為之猶賢乎已。

此一章書是示人當收放心也孔子曰凡人
生各有當為之事則各有當用之心若終日
之間惟知飽食悠游曠放。一無所用其心則
神志昏惰百事俱廢欲以進德而成人豈不
難哉不有博與弈者乎蓋局戲為博圍棊為

弈。爲此事者。雖非得其正。然其心亦有所用。
猶勝於悠忽度日。一無所用心者也。夫教人博弈。特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耳。一日二日
人君一心關係四海之大。萬民之衆。一日萬幾。其兢兢業業。有不容稍假者。尤當深
省於斯也。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此一章書。是教人以理制氣之學也。昔子路

好勇。問於孔子曰。天下事。惟勇足以任之。君子爲人。亦尚勇乎。孔子教之曰。君子之人。惟義爲上。而已。蓋義者。制事之宜。立身之宰。君子於義所當爲。則奮迅直前。毫無退避。知有義不知有勇也。若有位之君子。徒知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妄逞其勢。以逆理犯分而爲亂。若無位之小人。徒知有勇而無義以制之。則自恃其力。以肆欲妄行而爲盜。徒見勇之害事。惟準如此。故孟君子不上也。此可見凡人作事。惟準

乎天理之宜。自反而縮。則可以常伸萬物之上。此乃勇之大者。若夫血氣用事。乃匹夫之徒勇。非聖賢之大勇也。孔子曰。勇者不必有仁。其此意也夫。

曰。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其此意也夫。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用惡以維世之意也。子

貢爲世風民俗起見而問曰君子
與人接物聲色不形然亦有所惡者乎孔子
曰好善惡惡人心之公君子豈無所惡如人
之有惡自當容隱有專喜稱人之過惡而揚
之者惡其心之不仁上下之間自有定分有
身居汚下而謗訕尊長者惡其心之不敬好
剛使氣當節之以禮文徒勇者惡其心暴無
禮必至犯上作亂矣臨事果敢當加之以學
問窒塞者惡其執迷任性未免率意妄爲矣

此人心之公也。故君子惡之。因問子貢曰。賜也汝亦有惡乎。子貢對曰。明覺自然者。知也。若無照物之識。專務伺察動靜以爲能。則惡其知。見義必爲者。勇也。若無兼人之氣。悻然傲世凌物以爲強。則惡其勇。順理而不諱。則惡其直。直也。若無正大之心。專好攻訐陰私而不明者。恐其非理而妄作也。子貢惡心術之不正者。恐其以似而害

眞也。聖賢以忠厚長者之道望天下。其意豈有岐哉。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此一章書見畜臣妾者當御之有道也。孔子曰。從來御人之法貴乎寬嚴互濟。而寬嚴因人而施。若寬以待之而不見恩。嚴用又在其中。最易狎昵。以其唯女子與小人乎。蓋以其情可親也。亦最難

畜養以其心不測也故親近之則狎恩恃愛全無恭孫之禮如疎遠之則失其所望便生怨恨之心此其所以爲難養也果能莊以涖之則有以消其狎習之念而侮慢之端以息恩以結之則有以彌其觖望之心而僭越之事不生又何難養之足慮乎古來英君誼辟明足以決幾敏足以斷事至於左右承奉御之人以攬外權小人必藉女子以希內寵人主問往往處之不當易於僨事蓋女子每藉小

閒於齋多以無意和中之稽之前代如客
魏之類爲忠孝事國家者其間不容察於
幾微之際平。
丁日年四十一日兒忠馬具答退。
北一章旨在勉人及時進修也范子曰五人
勵志躬行須在乘時建業蓋日月易邁神志
易衰若少壯未能加勉便貽老大之悲人年
至四十正道明德立之時迨前此年力富強
何難勇於精進有善者可益進於善有過者

可幾於無過若至此時猶有過惡於人則是善之未遷者終於不改矣豈不可惜哉蓋日月易過時不再來學者當時時自警以日新其德孔子此言正如清夜晨鐘令人發深省也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

此一章書是孔子原情之論也微子是紂庶

兄箕子比干是紂諸父當時紂惡不悛其國將危臣下雖有進諫之忠君上絕無納諫之美故微子隨事箴規然諫而不聽則引身而去之箕子矢心報主逢紂之怒囚繫爲奴因佯狂而受辱比干直言極諫不憚批鱗遂至剖心而死二人或去或奴或死各就一己分量隨地自盡審度一時事勢盡力而行均之無愧於心者矣孔子從而斷之曰殷有三仁焉夫論人者當畧迹而原其心評古者又考

時而哀其志。二人之
圖存出於忠愛之誠則一也。蓋去以
忘君也。奴以俟時非懼禍也。死以悟
名也。三子之心。可以
而臣節益昭然於天下後世矣。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
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
父母之邦。

此一章書。見守道不違之意也。柳下惠。魯國

之賢人。士師掌刑獄之官。昔柳下惠爲魯之士師。三被退黜而不去。或諷之曰。吾人抱道匡時。合則留。不合則去。子屢擯若此。尚未可以行其志乎。柳下惠曰。立身行己。以道自持。若枉道而事人。到處落落難容。安往而不三黜。苟能阿意順從。枉道而事人。大抵喜枉而惡直。我但守直道事人。則吾道必屈。我之所以被黜者。只是直道而行。不肯自屈耳。近日人情大抵喜枉而惡直。我但守直道事人。到處落落難容。安往而不三黜。苟能阿意順從。枉道而事人。自然

到處和同。又何必去父母之邦。以求合乎。然
吾道必不可枉。宗國必不可去。惟有持公秉
正。自矢而已。於道何虧。何損益哉。可見世衰
靡他。其黜與否。則聽之人而已。於道
正彈冠。今古一轍。柳下惠寧守道而治。則衆
可謂和而介者矣。誠可以爲後世人臣法。
齊景公待孔子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
間待之。曰若季氏則吾不能用也。孔子行。

此一章書見聖人以道自重也。當時列國禮

賢。虛文日勝。孔子志期行道。難以虛拘。一日適齊。景公素知孔子之賢。思有以尊禮之。因與臣下議曰。國家待賢之禮。要在豐約得宜。如魯君之待季氏。禮極其隆。我則有所不能。魯君之待孟氏。於禮過簡。我又以爲不可。今斟酌於豐約之際。當於季孟二者之間待之。則庶乎其可耳。既而齊雖宜禮接。但五年已老。恐不能用而竟其施行也。孔子聞之。知景之不可與有

爲也。遂去齊焉。夫孔子至齊。思欲移風易俗。轉霸爲王。以殫其尊周之志。乃忌之者衆。嫉之之者深。景公已無進用之實意。而徒擬議於禮節之虛文。是豈孔子之心哉。孔子行而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見幾明決之意也。季桓子曾爲司寇。

三月而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之。乃送女子八

十人。彩衣文馬。舞康樂而陳於南門之外。是時桓子擅權於上。定公徒擁虛名。因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卒受女樂。是魯君已中齊人之計矣。溺聲色而娛耳目。怠政事而慢賢才。三日不復視朝。使君不臨臣不會。簡賢棄禮。孔子雖欲諫而無由。於是遂行。夫列國之君。大約有好賢之名而不能用。定公能用矣而又不能終。孔子抱經綸匡濟之學。使得時而駕信任勿疑。唐虞三代之治可以復見。惜

乎所遇多艱。莫克大展其志。此誠斯道之厄。而時會之不偶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此一章書。見用世之難。當守道以自重也。接輿是楚之狂士。普周室寖衰。賢人遯跡。孔子周流至楚。有狂士接輿者。唱歌而過孔子之

車前曰。鳳凰爲希有之瑞。能審時知勢。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德甚盛也。今際何時。猶不藏身斂翼。而有高岡翔噦之思。何德之衰而不自愛耶。然往者之日。功名不遂。尚可改圖。及時而隱。止可諫止。來者之日。功名已矣。試觀今之從政者。非惟不能建功立業。亦且危殆而不可保。鳳何不自愛而甘蹈此殆乎。孔子聞其歌詞知爲隱君子也。欲下車與言出處之大義。以

明不得已之心。乃楚狂既絕用世之念。不欲聞用世之言。蓋避世之意堅。故避言之意更果也。然孔子周流列國。不能一日忘天下之溺。亦忘天下之後喪。夫豈忘世之徒。所得而窺其意量哉。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此一章書。見聖賢救世之泼仁也。長沮桀溺。已見於此。二人皆隱者。並耕於野。其避世之心。已見於力稼問矣。孔子經過其地。不知渡口。使子路問津。亦是汲引共濟之意。長沮問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欲以聖人之名動

之也。沮問曰。卽是魯國孔丘與。子
是也。長沮曰。彼遊遍天下無處不到。是知津
矣。又問桀溺。桀溺曰。子爲誰。子路曰。爲仲由。知
同心濟世之人也。因問曰。是魯國孔丘之徒
與。子路對曰。然。桀溺曰。人貴識時。如今世道
滔滔然日流於下。不可復返。若欲易亂爲治。
將誰與。與轉移乎。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今日
之齊。明日之楚。終無一遇。豈若從避世之士。
離羣遠俗。長與之辭爲樂哉。遂自治其田。耰

而不輟。子路以二人之言告孔子。孔子憮然
嘆曰。高飛遠舉。遺棄世人。止有鳥獸。勢不可
與同羣。若斯人者。同一氣類。吾非斯人之徒
與而誰與。豈可絕人逃世以爲潔乎。彼謂天
下無道。誰與易之。我正爲無道耳。若使民安
物阜。天下有道。亦願與擊壤之民共觀德化
之盛。豈樂於多事哉。二人何不諒我也。從來
聖賢已饑已溺。原有憫時憂世之心。若置理
亂於不聞。生民何所託命乎。是殆出與石隱者

流不可同日而語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此一章書見聖賢出處之大義也昔孔子周流列國子路隨行偶失、在後遇丈人以杖挑竹器而行。因問曰。曾見吾夫子否。丈人遂責之曰。人皆力耕自食。子四體不勤勞於五穀則不分辨。徒然從二師遠遊。何濟於世。孰知爲爾夫子乎。遂植其杖而芸田。不復更答。子路默然自失。拱手而立。丈人見子路改容而禮亦起敬心遂止宿於其家。且殺雞爲黍而食。以致酬酢之情。呼其二子出

見以致慇懃之誼觀丈人之爲固與草野倨
侮者不同矣明日子路行前行追及孔子具以
其事告孔子曰此賢而隱者也使往見
之將告以出處之大道丈人已先行而不得
見矣子路述孔子之意語其二子
曰天地之
間人倫爲大五倫之內君臣爲先
無君臣之義矣昨使二子出見亦
知長幼之
節夫長幼既不可廢何獨於君臣
廢之若以隱遁爲高惟
知自潔不
幾亂君臣

之大倫乎。君子之所以
只爲君令臣共。昭揭於天地間。以行此義耳。
至於道之不行。非待今日。我蚤已知之矣。何
丈人所見之不廣哉。當時隱士相習成風。皆
明於保身。而昧於行義。引賴有孔子以扶世教
正人心爲任。其惓惓接引若輩也。意甚慕濛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
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
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此一章書。見聖人時中之用也。逸民。是自遂其高。自行其志。不爲世法所拘之人。可考見者。有七人焉。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也。然七人隱遯雖同。而制行各異。孔子從而斷之曰。立志高尚。不降志以屈人。持身峻潔。不辱身以徇世。其伯夷叔齊與。是清而逸者。若夫柳下惠少連。遊於濁世。而

不錚錚以立異。雖降屈其志。卑辱其身。乃所
言者必合乎倫理。所行者必當乎人心。但生
不逢時。於卑論僭俗中。默寓挽回之意。與他
人之降辱不同。其可取者。在此而已矣。是和
而逸者。至於虞仲夷逸。則隱居自適。放浪語
言。未必中慮。中倫。然潔其身。合於清潔。其廢棄
合於權宜。蓋與害義傷教者不同。此放而逸
者。七人可謂志高行潔矣。而我則異是。世既
不能離我。我亦不能離世。在天下或有可不

可之遇。而我不設一可不可之心。不過隨時制宜。無有偏執。此我之所以異於逸民耳。可見七人自成其一節之高。孔子則合乎大成之聖。他日孟子清任和時之論。亦此意與。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此一章書。記孔子正樂之功也。大師是樂官之長。少師是樂官之佐。古之國君。必作樂以

飧食。故有亞飯三飯四飯之名。魯自越。歌雍舞佾。私家盛矣。而公室衰。音樂已廢缺下移於僭妄之門。於是大師名摯者。去而適齊。掌亞飯之樂名干者。去而適楚。掌三飯之樂名繚者。去而適蔡。掌四飯之樂名缺者。去而適秦。鼗所適不同。而其潔身之志則一也。掌播發鼗名武入居河內。掌擊磬名襄入於漢中。爲樂官之佐名陽者。與掌擊磬

名襄者入於海島。雖所適之地各異。而其避亂之心則一也。蓋伶官去而魯事日非。使非孔子正樂之功。則上替下凌。其何以爲國乎。以其人去魯而樂存。殆猶愈於人在魯而樂亡也。敘述之間。感慨係之矣。

周公謂魯君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一章書。是周公訓戒其子伯禽。昔伯禽受封於魯。周公之子以忠厚開國之道也。

公訓誡之曰。立國之道。忠厚爲先。而忠厚道。不過親親任賢。錄舊用人。數者而已。蓋親親乃國家之本。恩義不篤。則親親之道以乖。君子於一本九族之誼。誠能敦睦周詳。不使其有遺棄焉。大臣爲吾之股肱。信任不專。便生疑貳。必須推心委任。俾之各展其長。不使大臣怨我之不信用也。故舊爲吾之世臣。休戚與共。若念舊之意衰。則先世之功德俱泯。必也賢者亦得世祿。非有惡逆大故。不

忍輕於廢棄。至於人之士才具。各有短長。若欲求全責備。則用才之途既狹。亦非因材器使之意。必也量能授職。使人各盡其能。不可求備於一人。周公之訓辭如此。此數者。皆忠厚之本。其後周祚八百餘年。魯亦與周並傳。享祚獨久。皆德澤殷流之所致。然則開國承家。可不佩古訓而思永圖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此一章書。是追思尚初人才之盛而紀之也。
記者曰。賢才之生。關乎氣運。尚昔盛時。太和之元氣既萃。而涵濡之德澤尤隆。於時山川鍾秀。賢哲篤生。即一家之中。有八士焉。曰伯達。明於義理。曰伯适。弘於度量。曰仲突。有禦侮之材。曰仲忽。有總理之道。曰叔夜。剛明不屈。得夏之義。曰叔夏。剛德比良。驥雖以伯仲迫。得夜之道。曰叔夜。柔順不能順應。曰季騧。明於知人。才之俊之彥也。此八士者。季隨才能。次第均之爲宅。

毓於一母。萃於一門。而又皆有適軼羣倫之德。斯眞邦家之光矣。從來天開聖王。有長。必有英賢應運而起。以贊襄盛治。然天能生之。而不能用之。是在人主敬賢禮士。羅而致之殿廷。則師濟濟滿朝。庶務就理。於平康泰之治。不亦休哉。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此一章書。見論人者當觀其大節也。子張曰。士之爲士。貴在立身。果於死生利害之關。幽明始終之際。實心勘透。不但可以驗學問之純。亦可以徵品行之篤。今之爲士者。若能見

危難。則委命以赴公家之急。絕無瞻顧之心。
見財利。則思義之當得與否。絕無苟且之念。
至於祭祀。則思敬以追遠。而恪將其如在之
誠。居喪。則思哀以慎終。而極致其思慕之篤。
光明俊偉。外行既極其剛方。仁孝敬誠。內行
復極其愷摯。其可謂大閑之士也矣。茲數者。爲士
脩己之大法。將以敦氣節而勵脩能。若不務
立乎其大。徒拘拘於小廉曲謹之行。是豈可

以衡量天下之士哉。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無。

此一章書見爲學者。存乎量之廣而志之堅也。子張曰。理得乎心謂之德。德必執而後有。守。執必弘而後有成。若使既執持其德而輕喜易足。不復加以擴充之功。是能執而不弘也。理所當然謂之道。必信而後無惑。若使既信道而不篤。必篤而後不移。若使既信從乎道。而鋭始怠

終不復操以堅忍之志是能信而不能篤也。
夫不弘則所執者小而德無由以新。不篤則
所信者虛而道無由以進。是人也將終無所
成就。有是人。不足爲當世重。焉能爲有。無是
人。不足爲當世輕。又焉能爲無乎。蓋爲學之
道。知與行而已。有所得而執之太狹。則行未
盡。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知未深。故學者能
始事善於信。終事善於執。則知之眞。行之力。
卓然爲斯世可有不可無之人。而吾道庶幾

其有托也。否則。泛泛悠悠迄無成就。亦何關於得失之數哉。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此一章書。見兩賢論交之異也。昔子夏篤信謹守。而於擇交也嚴。子張才高意廣。而於納

交也泛。是以兩賢論交。所見遂各不同。子夏
之門人。問交道於子張。子張曰。汝師子夏云
何。門人對曰。子夏曰。其人有益於己。是可者
也。則與之交。其人無益於己。是不可者也。則
拒絕之。子夏之說如此。子張曰。子夏此言異
乎吾平日之所聞。吾聞君子之交於人之才
德出衆者。則尊禮之。至於庸衆之人。亦含容
而不棄。於人之有善可取者。則嘉奬之。至於
不能之人。亦矜憫而不絕。此不特可為君

子之所拒與。卽不可者。亦未嘗爲君子之所拒也。且吾反己而觀。拒之之說無論我不賢。皆非可施之於交也。我果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而何必拒人。我果不賢與。則人將先拒乎我。而如之何其能拒人也。蓋拒則隣於太迫。容則幾於濫。得拒之意而善用之。使不至於刻。得容之意而善用之。使不至於流。交道庶其無弊哉。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

君子不爲也。

此一章書。見君子擇術之嚴也。子夏曰。道之散著於天下者無窮。正心脩身以治於人。道之大者也。專一家之業而治於小者也。然雖偏曲之小道。其始皆由聖人之創造。而各有一事一物之理。以資世用。未必無可觀者焉。獨是能於此者或不能於彼。在百家衆技猶未可以相兼。而況聖賢治平之大畧乎。苟推而極之天下國家之人[illegible]恐

有窒而難通者矣。是以君子以正心脩身爲務。使愈遠而愈通。而於此小道。有不可爲。君子一身。內而性命之微。外而經綸之業。體全用備。徹始徹終。雖至技能之末。未嘗不可偶一試之。然用心於其大者。舉而小者亦可不廢也。故凡爲君子者存乎其所用心爾。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

此一章書是子夏示人以心學之功也。子夏曰。凡人之爲學。始思其繼。患其怠。總棄而不守。所已然。若此者。始鶩乎學而未能好者也。有能於每日之所從事而未有得者。切焉。濛以爲念。而知其所亡。更於每月之中。審乎己所從事而既有得者。兢兢焉持而無忘其所能。夫知所亡。則功愈進而日益。無忘所能。則德愈積而新。此非篤於向進者能之乎。可謂好

學也已。蓋人有生之時。皆學時也。誠知日有所進。月有所守。以期無負此時。則不放業。日廣而有功。古人所以務時敏。惜寸陰。不敢有一毫之間斷。總在其中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此一章書。是子夏示人以求仁之實功也。子夏曰。人惟無所用其心。則其心遂放逸而不存耳。誠能於理之散著乎事物者博以學之。使廣其聞見而且志之必篤。不徒泛騖以求

焉。理之著乎日用者。切以問之。使得其周詳。而又思之自近。不爲曠遠之謀焉。之四者。乃爲學之事。非求仁之事。然仁。人心也。心存於內則爲仁。馳於外則非仁。今旣用心於學問志思。則心不馳於外。則存於內者自熟矣。雖未及乎力行。而仁自在其中矣。

可見聖賢求仁之道。不越乎心。學者從事於仁。亦純其心以求之可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此一章書。是見君子非學無以造道之極也。
子夏曰。吾人凡有所爲。必志向有定。功力克純。而後可以獲效。如百工各執一技。若遷於異物。而不專務其業。則事何以成。惟居於官府造作之地。則盡巧盡力以成其事焉。君子以道在是。故得盡思之所營。接在是。心思之所營。在是。故得盡力以成其事焉。君子以道自命。若奪於外誘。而不專用其心。則道何以致。惟習乎窮理盡性之學。一事之未知期於必知。一事之未行期於必行。故得日積月累

以致其道焉。蓋道不遠人。原聽人之自致。而
天下不學有不學故也。苟欲
求盡乎道之全體。非實從事於學何由哉。甚
矣。人之過也必文。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此一章書。是子夏爲文過者戒也。子夏曰。人
非上聖。孰能無過。知其過也。明知有悖於理。而
於過矣。若小人之於過而改之。則不至終
徇於私欲。不能遷善以自新。復恐人之知其

過則必曲爲文飾以著其善而匿其非以爲可掩人之耳目就知其欲蓋而彌彰也可不戒哉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耳目就知其欲蓋而彌彰也可不戒哉蓋君子有過幸人知之而速改而不敢自欺以欺人故卒改而爲善小人之過惟恐人知而徒欺人以欺己故卒流而爲惡信乎過之宜改不宜文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此一章書是形容君子中和氣象也子夏曰

君子盛德在躬容貌辭氣各當其可故相接之時其形於身者頃刻變異計之約畧有三方達而望之手恭而足重儼然有威之可畏焉以貌若此宜不可得而親矣及近而即之心平而氣和則又見其溫焉以色若此宜可得而親矣及聽其言也義正而詞嚴是是非非不滯於聲非確乎其不可易則又見其厲焉不滯於聲色不偏於柔剛录此其所以爲君子乎夫君子豈有心於變哉自望之即之聽之者則以爲

儼然而又溫溫而又厲。在君子實不知其然而然也。蓋君子道全德備。履中蹈和。故其著爲形容。徵諸詞氣。俱有以協陰陽之極。而備四氣之宜。誠中形外。又何疑焉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此一章書。是子夏示人以事上使下之道也。

子夏曰。君子於君民之事。本非民所樂爲。惟平

日愛民之愛油然後不得已而勞民民無不信我之愛油然後不得已而勞其民則民原其平日未信於君而勞之雖事之當勞而民不喻其心則以爲病己也諫君之意實可質之於君而君亦以惟平日愛君之意實可通之於君而君則鑒矣若使君與民之本非君所樂聞之事而諫之於不得已而諫其君則君無所嫌矣若使未信於君而諫之雖事之當諫而君

莫察其隱則以爲謗己也夫必信而後勞信而後諫將未信而終不可勞終不可諫乎非也其有待於信者理也其無待於信者勢也爲勞民計則無不當以信爲歸若爲所勞爲所諫者趨事赴功乃其常分聽言納諫乃其正理又何容計及於信與未信之間也倘以民情未孚而公家急迫之役亦寢而不舉君志未格而盡臣披瀝之言俱罷焉莫告自古迄今有是理耶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此一章書。言人當先立其大者也。子夏曰吾人一身。毋論大與小。而莫不盡善者上也。然或不能。必於大德所在。如君臣父子之倫。進退出處之節。咸各得其正。而於其他動靜語默及凡事物細微。皆小德耳。雖偶有出入。未害大者不遷已。蓋觀人與治身之無遺憾。斯亦不足觀也。若拘拘於小節。而於大者不

道不同。觀人者務得其大。治身者不遺乎小。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正未可謹於大而忽於細也。魏徵諫懷鴟。程頤規折柳。皆是此意。蓋脩身克己。貴乎嚴密。雖須臾之微。俱有不容放過處。

體。缺陷工夫。先儒曰。克勤小物最難。信哉。

或放過。便虧欠本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

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此一章書。見施教當有序也。昔子夏以篤實自守。故其教人。先從灑掃應對與進退之間。儀節詳習。則誠有可觀矣。抑此特小學之末節也。其於大學正心誠意之本務則無有。如之何其可哉。子夏聞

之而歎曰。噫。言游過矣。君子教人之道。孰以爲先而傳焉。孰後而倦焉。在教者之心。固無不欲徧物而示之也。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譬如草木之有大小。其區類判然各別。是以因材而授。不能無分先後耳。苟不量其造詣之淺深。不問其功夫之生熟。而概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教人之道。焉可誣也。彼灑掃應對。小學之事也。正心誠意。大學之終事也。合始終而一貫。不

俟積漸而遂極其至者。惟聖人爲然。若以此責之門人小子。不失其序乎。蓋事有大小。無大小。則學亦無大小。子。不可凌躐而施故。灑掃應對。毋論理之所難忽。而亦事之當先者與。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此一章書。見仕與學。當用先盡其事。而後及其餘也。二者理實相資。而事期各盡。當仕之時。大君責其稱職。學主於進修。

報政小民望其有爲。仕
故凡仕者必先夙夜匪懈。求不負乎君民之
意。自是而有餘力。則益厲乃學。以益其聞見。
而迪其才能。庶幾更有裨於仕。未優
而學。則於仕爲曠官矣。雖學亦何爲乎。當學
之時致知以窮其原。力行以踐其實。學則有
學所務盡之功。故凡學者必先黽勉不遑。務
深造乎知行之極。自是而有餘力。則始出而
仕。以措其經綸。而廣其利濟。庶幾得以展所

學也。若學未優而仕。則於學爲廢業矣。雖仕亦奚益乎。蓋學而後仕。仕盡人知之。既仕而猶不忘乎學。則人所易忽也。故子夏首發爲仕者。告以仕而優則學。夫已仕者尚不可不學。則未仕者。必學優而後可仕。仕明矣。人主任官授職。必得夫學而後仕。仕不廢學之人。而用之。則道德之眞儒。經濟之實効。庶幾兩得矣。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此一章書。是子游示人以崇本之意也。子游

曰凡事尚文而略質失其實矣以吾觀之人子執親之喪但能於哀痛之誠盡致之以至其極如是而止安事文飾爲哉蓋哀既有餘則禮雖不足無傷也要之喪固貴於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子游特爲專事乎文者言耳豈眞欲廢文也與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此一章書見子游規朋友之義也子游曰心

馳於外者疎於內。吾友張也有過高之才。人所不能爲者。而張獨爲之。是爲難能也。然而少誠實之理。其於仁則無以全乎愛之之德。少惻怛之心之德。則無以求仁之道。惟專事乎內。而徒騖乎外。雖功名甚盛。文采可觀。亦君子之所不許也。故學者以鞭辟近裏爲喫緊工夫。

曾子曰。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此一章書是曾子敘子張之失也曾子所以輔仁然必以篤實爲務者乃可相助有成若堂乎張也徒用心於威儀容貌之文而於己無體認密察之功於人無切偲觀感之助蓋難與之共爲仁矣夫仁本於心惟求之至近而脩其在內者爲足以幾之故從事於仁者寧內有餘而外不足勿外有餘而內不足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則聖人之論仁亦可知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親喪乎。

此一章書。是曾子使人自識其良心之意。曾子曰。吾嘗聞之夫子。人固有良心。本自真純惻怛。苟能隨事盡心。則心之所至。力亦隨赴。自有不容已者。然人往往徇情遷物。誘失其本心。未有能自推致者也。必也親喪之戚。而又當不幸大故。居喪之時。哀痛迫切。發乎至情。乃能內盡其誠。外備其禮。母天性之

不待勉強。無少遺憾。此良心發見至眞至切。
固非情遷物誘所能奪也。誠能卽此心而推
廣之。人倫物理之間。無一事之不盡。親親仁民愛物。隨處觸發。隨處充滿。
雖仁育天下無難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
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此一章書。是曾子引言孟莊子繼述之孝也。
莊子魯世卿。名速。其父孟獻子。相魯有賢德。

曾子曰有家雖與有國不同然其培養人材
建立法度以爲子孫之計其道則一吾嘗聞
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生事死葬致愛
致慤人猶可能也惟是獻子所用之臣皆賢
臣所行之政皆善政莊子於父沒之後繼志
述事畧無更改不敢適己自便樹私人以間
老成作聰明以亂舊法世濟其美不忝前人
是爲難能也莊子之能立身行道顯親揚名
光纘先業者以此書曰人惟求舊詩曰不忘

不忘。率由舊章。曾子之言。豈但爲有家訓哉。

推而廣之。治國平天下。不外乎此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此一章書。是曾子教人恤刑之意。陽膚曾子弟子。士師。治獄官名。孟氏使陽膚爲士師。來問曾子。蓋欲得明慎之要。以求情法之平也。

曾子教之曰。先王之世。下之生業厚。上之教化脩。民既足於仰事俯育。而又當仁漸義摩

之後親遜成風錐刀不競此所以犯法者寡
漸至刑措不用也今也上失其教養之道一
則饑寒所迫救死而不贍一則禮義消亡捍
網而不知始也以上之失道至於民心離散
不相顧恤繼也以民心離散至於忿爭傾奪
告訐無已獄訟繁多因之而起爲士師者苟
得其犯法之情實則當原其所以致此之由
縱不可曲法以庇民能勿惕然深省哀矜焉
獄之不辜乎若以發奸摘伏沾沾自喜非仁

人長者之用心也。曾子告陽膚如此。雖然。陽膚一士師耳。民之生死。科條具在。不得意爲出入也。獨計爲民上者何以使百姓有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之事。且使治獄之吏雖疾痛慘怛。而東於文法莫可奈何。何如使百姓豐衣足食。向風從善。自不犯法之爲愈乎。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此一章書是子貢借紂以警戒後人之意子貢曰古今言淫虐無道者莫過於紂然不如言之甚也蓋因紂當日爲惡彰著故天下之人不善之名悉歸之譬如地形卑下之處衆水必歸焉是以君子知上達之難下流之易時省察在在制防誠恐忽不及持一時陷身於下流則凡天下敗名失檢棄理畔義之事盡以歸之至於獨蒙惡聲不可解免亦其所處

汚下。有以致之使然也。可見天下善惡兩途。
如氷炭之不相入。苟以善小而弗爲。以惡小
而爲之。積而不返。遂成不可復回之勢。惟知
之明。斷。積而不返。遂成不可復回之勢。惟知
舜之道不難矣。
之勇。謹小愼微。塞源拔本。以入於堯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
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此一章書。是子貢勸人改過遷善之意。子貢
曰。人非聖人。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常人憚於改過。一有乖違。便多方掩飾。惟恐
人知。是重其過也。君子有過。不妨昭示於人。
絕不隱諱。如日月之食焉。分杪虧缺。人皆得
而見之。及其知過即改。亦如日月虧而復圓。
貞明之體容光。必照人皆得而仰之。是以
君子平時反身克己。常求無過。倘檢攝不到
而有過未嘗不知。知則必改。又省察刻勵爲
先以因循隱蔽爲戒。如成湯之改過不吝。子
路之聞過則喜。聖賢進德脩業。未有不由此

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此一章書。是子貢言孔子憲章文武之學。公孫朝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於天下事事物物。博聞廣見。無所不知。果焉從受學而能然乎。子貢曉之曰。帝王之道。備於文武。其一

代謨烈文章禮樂政教之類雖去今已遠猶
未至墜落於地不可講求固在人也世有識
見宏遠之賢者則能佩服考訂而識其大綱
共識見淺近而不賢者亦以傳聞習見而識
其節目人之賢不賢雖不同而識大識小莫
不有文武之道存焉吾夫子憲章文武故文
武之學所在賢者識大即
從而學其大者是謂夫子師賢可也不賢者
識小則從而學其小者是謂夫子并師不賢

亦可也而亦何常師之有哉此不
之謨烈且接堯舜以來之心傳較之他人之
學有定在師有常主者其大小遠近不侔矣
晝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以孔子生知之聖
尚且問禮老聃問官郯子徵文考獻好古敏
求無非博求義理之無窮以爲折衷反約之
本信乎爲萬世聖學之模範也與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
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

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
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夫子之云。豈不亦宜乎。

此一章書。是子貢尊聖人之意。叔孫武叔子
服景伯皆魯大夫。昔孔子道大德全。魯人莫
或窺其底蘊。一日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
人皆稱仲尼爲聖人。以我觀之。子貢之才辯
博達。殆更過於仲尼。子服景伯聞此。以告子
貢曰。人之淺深固不可以懸望而決。叔

孫之言。非但不知夫子。並不知賜矣。試以人所易曉者喻之。其譬諸宮之有牆乎。凡室中詣未深。才識有限。牆之高不過及肩。凡室中所有。一器一物。有目者皆能循覽而得之。若夫子之道。牆高至於數仞。體勢崇峻。莫究莫殫。苟非得其門而入焉。則亦徒爲面牆而已。其中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禮樂制度。損益乎百王。政事文章。黼黻乎萬世。又孰從而見之哉。是則得夫子之門者或寡矣。見賜易而見夫

子難。則必至輕視夫子而重視賜。叔孫所云不亦宜乎。子貢泼折其儗人之失倫。而更惜其所見之不遠也。從來唯聖知聖。若武叔者又烏足怪哉。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

多見其不知量也。

此一章書。是子貢泼責武叔之毀聖也。叔孫

武叔前言仲尼不及子貢曰彼無用此爲也人之分量不同或以流俗之謗毀而輕或更以流俗之譽毀而重仲尼則非流俗之可得而毀也蓋他人之賢淺冠絕千古固不可得而毀之雖有差殊然自平地觀之雖有高峻絕更有高乎此者則得而踰之至尚未至於仲尼如日月然萬物皆在其照臨之下

之人欲自棄絕於聖人之教然聖人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日月高明之體必不能抑之使卑則於聖人曾何虧損祇見其不知分量於聖凡高下憯然莫辨徒為庸妄人耳子貢言此非徒為戒其不當毀之正明其毀之無益可謂曉之深而責之切矣夫道益高則謗益重聖人尚不能免況其他乎。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

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此一章書。亦子貢知聖之深處。蓋聖人之道大難名。及門之士。如陳子禽者。雖親炙聖教。尚未能升堂入室。一日謂子貢曰。子恭敬耳。仲尼豈果賢於子乎。子貢斥其師爲不可及。此特推遜

之曰。子何言之過也。夫君子一言而當。即成其爲知。一言不當。即成其爲不知。知與不知。關係於一言之間。言不可以不愼也。子爲此言。亦不知之甚矣。子之意豈以夫子爲可及乎。吾夫子聖由天縱。道冠百王。犬而化。聖而神。有非思勉所能至者。殆猶天之輕清成象。不可以階梯之具。攀躋而升也。惟夫子窮而在下。故有非常之道德。而不見其非常之事功。使或得邦家而治之。其過化存神之妙豈

可意量哉是即所謂立之斯立愛養方施而民生已遂也道之斯行教化未遍而民性已復也綏之斯來一爲撫循而遠至邇安也動之斯和一爲鼓厲而時雍於變也其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其死也哀遏密八音如正如天之顯仁藏用萬物自生自成於其中而不知所以然也如之何其可及乎子貢之語子禽者雖未然之亦不知之甚矣子貢

事。然當時孔子相魯。三月大治。亦小試行道之端。退而刪定六經。脩明先聖之道法。凡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莫不備具。後代帝王。從之則治。逆之則亂。立道綏動之效。傳之千萬世而無窮。有天下者誠欲體堯蹈舜。駕三代而軼漢唐。舍誦法孔子其何道之從哉。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此一章書。是記者歷敘帝王相傳之道。以見
孔子與門人相授受者。亦不外乎此也。記者
曰。昔唐堯將禪位於虞舜。其戒命之詞曰。咨
爾舜。自古天位相傳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
先後。是謂曆數。今爾德當天心。天之曆數。已
屬爾身矣。然天位維艱。命不易保。必有道以
安天下之民。而後克永享祿位。爾宜庶幾之
公心無偏倚。凡萬幾之來。因時順應。皆以中
道處之。自始至終。信能執守而不失焉。則民

心悅安。而天祿可常保矣。苟不能執中。而凡事徇一己之偏。則政乖民亂。四海困窮。而怨叛將作。爾所受於天之祿位。亦永終而不可復享矣。可不戒哉。其後虞舜禪位於夏禹。亦以允執厥中命之。其間雖有人心道心。惟精惟一之訓。無稽勿聽。弗詢勿庸之詞。無非所以發明堯之一言。非有異也。夫以堯舜禹三大聖人。其授受之際。叮嚀告戒。不過如此。則執中也者。豈非萬世人君之標準哉。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
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
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此一節書是述湯告諸侯之辭也記者曰繼
禹而膺曆數者商湯也湯既伐桀而作誥以
告諸侯先述其初請命於帝而伐桀之詞曰
予小子履敢用黑色之牡敢昭告於皇天
后土之神今夏桀有罪己必討之而不敢赦
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己必用之而不敢蓋

其罪其賢。皆簡閱在上帝之心。己安敢而自任其私意乎。予之初請命者如此。今既爲天子矣。其責任尤有重焉者。蓋天之付之於我。則朕躬若有過舉而得罪。是己不能奉若天道而致之萬方小民何預焉。

若萬方臣庶。得罪犯法。是己所以表率撫馭者未得其道。其罪無可誅矣。爾諸侯率其共體之。此湯告諸侯之詞也。觀其請命之詞。則伐桀之舉出於天。觀其告諸侯之詞。見天下之

責在於己。承天子民。慄慄危懼。視二聖之執中。殆異世而同符也。與。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

此五節書。述武王。繼湯而書。皆記者。曰。繼湯武王之事也。記者曰。武王初克商時。頒曆數者。周武王。卽反紂之所爲。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於四

海而萬姓悅服然非人人而富之也惟有
德之善人則加厚而是富焉以示激勸其賞
善之公如此當其伐紂之初誓師之詞有曰
紂雖有至親億萬之多然皆離心離德不如
我周家有臣子皆仁厚有德之人同心同德而
可恃也是伐紂有必克之理矣今我既獲仁
人若不往正其罪則百姓咨怨歸罪於我之
一身蓋謂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波而責武
王不拯己於水火之中也其以除暴爲己任

如此。又紂之時權量無準。法度咸隳。百官不職。武王既定天下。於是取權之輕重。量之大小。皆謹而較之。使歸中正之則。而民間不得以侵漁。民間不得以欺詐。若禮樂制度。凡可損可益。可因可革者。皆審而定之。使合義理之當然。有官職廢墜不舉者。則重新脩理。使無復向日頹廢之患。由在官百職。一時盡舉。無有壅遏所布。在在遵守。而四方之政無有壅是王章所行者焉。武王之以義正天下如此。紂

之時滅人之國絕人之世逸民播棄而不用
武王方有天下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於其
國土已滅者則裂茅土以興之使享有國邑
世系已絕者則取支庶以繼之使綿其宗祀
又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賢人隱逸在下
者則舉用焉使野無遺俊二者皆人心所欲
也武王行之由是德意所被人人欣戴而天
下之民無不傾心而歸向焉武王之以仁感
天下如此至於加意民事非獨一端而所尤

重者。則惟在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
之三者。故制田里以厚民生。定爲喪祭之禮。
以教民孝。所以維人心而厚風俗也。由武王
之事觀之。德澤周徧。政教脩明。無非本建中
德。而無負上天寵綏之命也。其接堯舜禹湯
之中統。良有以夫。

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一節書。是統論帝王之道也。記者既歷敘
堯舜禹湯文武之事。因總論之曰。二帝三王。

因時立政。設施雖不同。而爲治之道。不外寬信敏公四者。人君以天下爲量。惟寬以有容。而包涵無外。則四海度內。萬物一體。衆莫不歸附之矣。出治以至誠爲本。惟信以行政。而內外如一。則上以誠感。下以誠應。而民莫不倚仗之矣。庶事所以叢脞者。不能勵精圖治也。惟勤敏而宵旰不遑。則百度振舉。所爲有功矣。人心所以乖違者。不能虛衷順應也。惟好惡不作。則舉措合宜。莫不悅服矣。

此四者。帝王所以成唐虞三代之盛治也。大分言之。曰寬信敏公。約言之。不過一中而已。有天下者。孰此中而不失。以此隆於二帝三王也。何難之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此一章書。是記孔子答子張問政之言。以繼

帝王之統也。子張問於孔子曰。君子出而用世。當何所作爲。斯可以居位而從政矣。孔子曰。治道不一端。惟在審所取舍而已。政有美而致治者五。事誠能尊而行之。則百姓蒙其福。有惡而害治者四。事誠能屏而絕之。則百姓去其害。斯可以從政矣。子張又問曰。何謂五美。孔子曰。凡施惠於人者。未免有所費。君子則惠而不費。有益於下而無損於上。其爲美一也。勞民之力者多致民之怨。君子則勞

而不怨。既已勞民之力。而又不拂民之
爲美二也。人心有所欲。易至於貪。君子未嘗
無欲也。而於己有所得。於人無所求。欲而不
貪。其爲美三也。人志意舒泰。易至於驕。君子
雖泰然自得也。而無一毫驕傲之意。其爲美
四也。人以威臨民。易至於猛。君子有威可
畏也。而不至於猛厲。不怒而難堪。其爲美
此五美。皆爲政者所當尊也。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

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此一節書是詳五美之事也。子張問而不知其實。因問曰。何謂惠而不費。孔子則舉而告之曰。凡施惠而捐己之財。則費矣。又安得人人而給之。君子因天下之利。以利天下之民。制其田里。教之樹畜。但就百姓本

然之生理。爲之區畫而已。非分吾所有以予民也。斯民之生理。不亦惠而不費乎。勞民而不量其力。則民必怨。君子用民之力。不奪民之時。不興不急之務。佚道使民。又何得而怨之。欲非其所當然。則貪矣。若仁覆天下之念。不至兼濟萬物。其欲不止。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欲而得者。卽仁焉。爲貪。君子無論人之衆寡。事之小大。一惟臨之以敬。謹而不敢有慢易之心。則應務皆當。而此心自安舒矣。然

本之兢業自持之內。非倏然自放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端正其衣冠。尊嚴其瞻視。儼然於上。人自望而畏之。非作威以加人也。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夫惠不費。勞不怨。施於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於己者也。爲政內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此一節書是詳四惡之事也子張又問曰何以謂之四惡孔子曰爲政欲民不爲惡則當素教之教而不從乃可加刑苟不教而遽殺其民則殘酷不仁而謂之虐凡有所興作則當先期告戒之使知奉行漸次整理乃可責其成功則急遽無漸而謂之暴凡有所徵求如賦稅興工聚衆之類必詰戒諄切而後民知奉公若故意慢其令於前而刻期以急之於後是誤民而必刑

之以罔害其民也則謂之賊至若有功當賞也則斷然賞之而後足以勸若均之以物與人也而於出此納彼之時遲回顧惜慳吝而不即予則是有司爲人守財不敢自專之事而非爲政之體人不競奮圖功矣四惡之實如此皆爲政者所當屏也記者敘此以上繼帝王執中之治統孔子爲政從可知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言聖學之始事也。孔子曰。脩身處世之道。固自多端。然其要有三。知命。知禮。知言而已。蓋人之有生。吉凶禍福。皆有定命。必知命而信之。盡人事以聽天。乃能爲君子。若不知命。則不顧義理。而見害必避。見利必趨。徒喪其守。而陷於小人之歸矣。何以爲君子。此命之不可不知也。至於禮者。可以消非僻之心。振惰慢之氣。知之則威儀檢攝。而有以自立。若不知禮。則耳目手

足。惶惑失措。無以持身而自立矣。此禮之不
可不知也。至於人之邪正。己之取舍係焉。不
可不知。而其要在知言。蓋人心之動。因言以
宣。卽其言語之當否。可以知其心術之
若不知言。則邪正何由而辨。無以知人而定
取舍也。此言之不可不知也。論語以是終篇。
誠示人以脩己處世之要道。必自知入矣。蓋
惟精之功。先於惟一。格致之學。先於誠正。故
朱子曰。論輕重。行爲重。論先後。知爲先。譬如

行路目為先見而後足履之庶無冥行傾跌之
患否則行倀倀其何之矣奈何後之儒者混知
行爲一途而不以講學明理爲急務哉。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十一

Гос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5581